

慧炬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民國50年11月15日創刊·民國99年3月15日出版



佛性

/ 薩迦天津法王

薩迦派的道果

/ 達欽仁波切

我的堪布——貢噶旺秋

/ 宗薩欽哲仁波切

歲末新春夏威夷佛藝之旅

/ 陳清香

敬賀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社慶

/ 莊南田

549期

曠世智慧結晶·佛門傳世之寶

鑑賞與典藏

名佛學家張澄基先生，學貫中西，通達藏、梵、巴利文，中英文文學造詣爐火純青，故其譯作流暢優美，具足信、達、雅；其論著系統整嚴，義理精關允當，誠可名之為佛門寶物，值得藏諸名山。



重新編纂的《張澄基先生佛學翻譯與論著全集》，包括《密勒日巴尊者傳》、《密勒日巴大師歌集》、《佛學今詮》、《解脫莊嚴寶大乘菩提道次第論／成就聖道寶鬘集／教言廣集零選／岡波巴大師傳》、《甚麼是佛法》等七冊，多為數百餘頁之曠世鉅著，以錦盒盛之，送禮自珍皆合宜。（亦可單本零售）

邀請您發心捐贈各道場或佛學研究單位
本社可代為轉贈，郵資另計

全套原價新台幣2450元

特價新台幣**1999**元

郵撥帳號：19182176

帳戶名稱：慧炬出版社

詳情請洽：(02)27075802轉217

「金年開新運，虎歲慶太平」的庚寅年假甫過，對全世界的華人來說，農曆春節應是最值得慶賀的日子。

新春俗諺云：「初一早——早起拜神祭祖、初二巧——女婿回娘家拜年，是稀巧的客人、初三睡到飽。……十三食諳糜——吃稀飯配芥菜、十四結燈棚——懸掛燈籠、十五上元暝——元宵鬧花燈。」幾句生動的俚俗歌詞，貼切的反應國人過節的喜樂盛況，也如實呈現年節期間，民眾習慣到佛寺廟宇，以虔誠、恭敬心燃燈供佛、懺悔過去的祝禱！值此春暖季節，祈願領到討喜大紅包的人能發心回饋布施，培植福德；而贏得小錢的，也可因此增長智慧與慈悲，以正向思考消除各種煩惱，增進信心、勇氣及菩提心，迎接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新年榮景。

本期續刊藏傳佛教薩迦派中，掌教上師天津法王與諸大修行者體證佛法的鴻文；對於殊勝「道果法」的內涵與修行方法也有深入的闡釋。智海珠璣中「給修道者的建言」一文，乃宗薩欽哲仁波切於一九九五年七月造訪澳洲期間，所給予信眾的諸多建言。內容振奮、幽默與實用，讀者將能一瞥行者的智慧與功德。陳清香教授「歲末新春夏威夷佛藝之旅」，遊歷了夏威夷的佛宇梵剎，可謂美不勝收，令人法喜充盈。

今年適逢台大晨曦學社創辦屆滿五十週年，除了本機構莊南田董事長所撰「敬賀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社慶」一文，本刊特別刊載晨曦學社首任社長郭森滿居士「追憶五十年前創立台大晨曦學社之歷程」，與現任社長王昱力居士「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有感」二篇文章。二位居士真誠、感性的文字，猶如留聲機與CD唱片的時空對話，供吾人瀏覽回顧當年數位學佛台大生，如何為大學青年學佛風潮，開啟禁例之門的前塵往蹟。以上諸篇敬請讀者詳參。🕒

創辦人 周宣德
名譽董事長 沈家楨
董事長 莊南田
發行人 陳榮基
社長 吳永猛
藝苑主筆 陳清香
地址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電話 02-27075802
傳真 02-27085054
郵政畫撥 0003484-5慧炬雜誌社
網址 www.towisdom.org.tw
電子信箱 tow.wisdom@msa.hinet.net

中區分社

社長 黃崇仁
總幹事 朱家豐
地址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199號2樓
電話 04-22217339
傳真 04-22229520

南區分社

社長 郭森滿
總幹事 龔顯榮
地址 台南市中山路90號13樓
電話 06-2881677
傳真 06-2881678

免費贈閱 歡迎助印

助印方式 全年十二期(十冊)
台灣地區 新台幣捌佰元(NT\$800)
港澳地區 航空/US\$40 水運/US\$33
亞洲地區 航空/US\$42 水運/US\$36
其他地區 航空/US\$45 水運/US\$36

美術編輯 睿奇森創意 richsense creative
印刷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室筭記 1

經典專題

佛性 薩迦天津法王 3
遠離四種執著(二) 究給崔津仁波切 10
薩迦派的道果 達欽仁波切 17
我的堪布——貢噶旺秋 宗薩欽哲仁波切 24
薩迦派道果法的內容 本刊編輯室 33

藝苑精華

歲末新春夏威夷佛藝之旅 陳清香 42

佛理抉微

菩提道上(二七〇) 仁俊長老 48

無盡寶藏

《人類的宗教——佛學篇》讀後心得 黃品芬 50

智海珠璣

給修道者的建言 宗薩欽哲仁波切 55
喇嘛 本刊編輯室 58

特輯——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社慶

尋找晨曦學社久違的學長及師長們 70
敬賀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社慶 莊南田 71
追憶五十年前創立台大晨曦學社之歷程
——為台大晨曦學社成立五十週年而作 郭森滿 74
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有感 王昱力 88

飛瀑流泉

活動訊息 91
慧炬申謝 92

佛性

眾所周知，人類有著許許多多的欲求，然而無論是哪一個人種，抱持何種哲學思考，信仰何種宗教，都有一個共通的期望，那就是離開痛苦與獲得快樂。不但人類如此，即使是低等動物如昆蟲等亦然，牠們都不喜歡痛苦，也都希望能由痛苦中解脫。個體生命如此，國家致力於各項發展也是一樣，目的是希望人民能得到快樂。因此，總歸的說，世間運作的總原理便是「離苦得樂」。

「離苦得樂」的方法有兩類，一是外在物質的追求，一是精神生命的提昇。當知，無論多麼致力於物質的追求，都無法帶來心中真正的喜樂，甚至會變得更加悲慘痛苦。獲得喜樂的唯一方法，是內在精神生命的提昇、轉化。是故，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當是努力提昇內在精神生命，唯有如此，才能獲得真正永恆的喜樂和安詳；否則，即使每個人都想要獲得快樂，到頭來卻終無一人能得到幸福。以下介紹偉大上師的教導，教導我們如何提昇內在，以獲取真正喜樂之道。

偉大的導師釋迦牟尼佛，已獲得一切斷證之功德，超越所有相，根除各種過患和障礙，而證得最圓滿究竟的果位。為了度化所有眾生脫離生死輪迴，成辦諸業，在身、語、意的佛行事業中，最重要者首推「語」的事業。佛陀經由言教而大轉法輪，傳授自己證得的智慧，以期所有眾



生能如他一樣永離苦痛而獲證究竟佛果。其最精要的法門，就是教導我們認識心的本性。我們的心，無始以來本自清淨、本不生滅，若能如實了知心的本質，當下就可明心見性，從輪迴的痛苦中解脫而成證佛果。眾生的本性因受到無明幻相所蒙蔽，不能了悟；被輪迴業報所控制，無法自主，因而沈淪於痛苦中而不得解脫。不過，心的本性卻始終是清淨的，只要我們能依法精勤修行，無明障蔽終必去除盡淨，回歸本然清明。

經典都說「所有眾生皆有佛性」，而「心的本性」就是指每個人本自具足「佛性」。是故佛子應當努力地尋求解脫，彰顯「佛性」，以達到如佛陀般的大解脫、大證悟；這不僅是個人生命的一大成就，也是利益眾生最好的方法，更同時是圓滿人我兩利的最佳途徑。我們看不到「佛性」的顯露，實因我人造了甚多的過患和惡業，承受無窮的痛苦，「心的本性」完全被障蔽之故，這些問題的根源，則是由於我們不內自觀照反省，反而向外多方追求，看不見根本的佛性明光所致。

我們沒有認清及體證「心之本性」是空，對於不實在的「自我」毫無懷疑地加以執著，這是我們生命中最大的無明、最大的錯誤。要是能用心檢視，我們將會發現其實根本沒有一個可稱為「自我」的東西。自身內部器官、身體的外部、與內外之間的每一處，都找不到組成「自我」的分子，更找不到稱為「自我」的實體；然而我們卻仍執著虛擬的自我，不知回頭認知心之本性明光，這真是天大的弔詭。一旦產生「自我」，接著就會有「他人」的出現，因為自我和他人本來就是互相依存的，正如左邊和右邊的關係一樣，當右邊存在，左邊也就因之而出現；之後便會產生慾望執著，於是開始執著屬於自己的東西，如生命、親友等。而且因為利益的衝突，跟著會對他人產生敵意瞋恨。由此可知，不清淨的根本三毒，

源於自我執著，自我執著又根源於不了解自性明光所致。可見不了解自性明光是所有問題的起點，而自我執著則是一切染污的根本所在；有了自我就產生我所，由人我對立、人我利害而怨恨他人，人生的痛苦於焉產生。

樹木的根如果有毒，那長在樹上的花、葉、果實等，也會跟著有毒。同理，心若由三毒主宰，那由之而起的任何行為也都將是染污的惡業，這些惡業將會為此生和來生創造出更多的痛苦。歸結地說，心的染污是罪魁禍首，而心是逐一向外展開的語言與身體行為的根源；若心染污了，我們的行動就如同播下染污的種籽，最後這些種子都會結成染污的果實。輪迴中的眾生，便是由無始至今這樣循環不已的進行著，一世接著一世在染污的體系中永無斷絕。

法教告訴我們「心續是不間斷的」，肉體在一期壽命結束後會變換樣貌，但心續卻是持恆不斷，無所謂開始或結束，這當中深受過去業力控制，難以跳脫原來的思維模式，故陷於自我之執著而不自知；同時也因執著和瞋恨之故，隨著輪迴的延續而累積愈來愈多的染著種子，也就讓自己更難以解脫。

人類與其他六道生命最大不同，是人身具足很好的修行條件，不應該虛度此生，必須設法由幻相障蔽中覺醒，以免來世仍陷在輪迴的痛苦深淵。今生一定要用此千載難逢之人身，把握這個法教的精華，勤懇用功以期脫離輪迴，走入圓滿證悟，永遠與苦痛告別。也許這麼做不見得能馬上改變現況，但卻可根除未來痛苦之因。一顆已近成熟的農作物，不管現在長得好不好，我們都不能作太多的改變，但如果在生長的初期努力，將會大大改變它的結果。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過去已成形的苦痛雖然不能改變，但未來尚未定型的部分仍有很大的揮灑空間。現今所受的痛苦是屬於結果階段，但





未來的發展操之在我。如果真要從痛苦深淵中徹底解脫，就必須消除痛苦的因——三毒。脫離三毒的障蔽，苦痛自然煙消雲散。

消去痛苦的方法看似容易，但做起來卻困難重重，不說去除三毒，就連認清障蔽染污也不是易事；要革除此生的惡習尚且艱難，更何況要淨除無始以來就已經存在的染污呢？想想，要生起貪念、瞋恨很簡單，要生起驕傲和嫉妒也輕而易舉，只要極小的因，就可輕易地生起染污。反之，要生起心性的功德卻非常困難，例如慈悲和愛、虔誠與信心等等，雖然生起功德並非易事，但我們仍須努力。以下提供去除染污與生起功德之法。

去除染污之道，有「共法」與「不共法」兩種，先說「共法」。沒有人喜歡痛苦，都希望由痛苦中解脫，而徹底解脫痛苦之道就是去除痛苦之因，也就是根除三毒染污。真正的敵人不在外頭，而染污卻可輕易地將行者推入惡道、無邊痛苦的地獄中，所以首要即是認清染污是真正的敵人。

淨除染污的要領是明白因果，認清導致痛苦的原因。看清這些之後，就有可能去除痛苦之因，不易起執著。好比現在被某種疾病所苦，首先必須找出致病之因並加以戒除，否則即使眼前的病治好了，很快又會再度復發。同理，假如真的希望由痛苦中徹底解脫，也必須找到真正的痛苦，然後徹底認清、戒除，這樣才有可能獲得永恆的快樂。

去除染污的「不共法」，是從智慧下手。當無明生起，若隨之流轉並且付諸行動，跟隨念頭起舞，恐將創造出更多的惡因惡果。與其這樣，不如將心思轉個方向，看這些無明染污由何處生起。例如，當我們對某人生氣忿怒時，會認為一切都是那個人的錯，而且會愈想愈生氣，愈想愈糟糕，最後這個怒氣會導致付諸行動。所以，不如回頭試著檢視忿怒由何而來？是由身體哪一部



位生起？由何處開始？安住在那裏？本質是什麼？當如此察看或檢視這個忿怒時，你將找不到任何具體真實，被稱為是「忿怒」的東西，也無法掌握與保有它。我們不能形容忿怒像什麼，或說它是某個形狀、顏色，存在於身體內的某一部位，最後你會頓然發現，原來忿怒了不可得。所以面對忿怒之道，不如用這個方法來檢視忿怒本身，最後忿怒便會自然無疾而終，不傷害到他人與自己，回到心清靜澄明的狀態。這是透過智慧以滌除染污的方法。

以上是透過共與不共的方法去除染污，前提是必須把無明染污當成過失，認為是此生最大的敵人，一定要去除、徹底趕盡殺絕。如此思維的當下，我們也應該試著發展心性的功德——愛與慈悲，設身處地，盡心盡力地幫助他人。因為不只是我們希望得到快樂，所有眾生也都這麼希望，所以只為自己著想是不正確的。唯一能獲得真正快樂的方式是經由使他人得到快樂而來，應以這樣的思維培養自己更堅定的菩提心。

再進一步說，有珍貴的菩提心，為了利益所有眾生而誓願成佛，這是所有的快樂和功德的總源頭，也是大乘佛法的精要所在；大乘佛法的基礎是菩提心，必須具足菩提心才可以獲得偉大的成就。也許要讓菩提心生起並非易事，但若不斷的下功夫便會有極大的功德與利益。有了這樣的發心，即使只幫助某一特定的對象，解決某一特定的問題，便已累積了極大的功德利益，更何況菩提心是世間最偉大而殊勝的寶物，可施用於所有族群與問題上，無止盡的利益眾生。

我以菩提心的增長作為今日聚會的結論，祝福大家此生快樂，心靈修道圓滿，祈願佛法僧三寶的加被永遠與各位同在，謝謝大家！



問題：請問上師，去除染污是否還有祕密之法？

回答：前面提到的共法是思維其結果，如果我們遭受染污，將會為自己帶來甚多的痛苦，是故藉由思維其結果，提醒自己察看無明，不要依著染污起舞。不共法則是智慧之觀照，發現染污本不存在，而達到清淨本性的境界。至於祕密之法，則是指在密續中不同的儀軌，各有不同的方法。

問題：例如我因某人的行為而生氣，我知道自己為何對此人生氣而不對其他人生氣，或許原因出在他的身上而非我。請問法王是否有此可能？

回答：我認為基本上還是出於自我的執著，由自我執著產生自他對立。誠如寂天菩薩所說：「此生與此世界所生起的所有痛苦，皆是由於只希望一己得到快樂。」這還只是站在一般世俗立場而言，而非由更深的佛法角度來看。但即使只是由世俗立場言，已可知自私的人將永遠得不到快樂。

問題：可否請法王略談薩迦和格魯派對中觀的看法？例如苟朗巴和宗喀巴所談，可否請您比較他們的觀點見解？

回答：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方法使用不同罷了。佛陀自己也傳授了許多不同的法門，以適應不同根器的眾生。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無明、不同的習性，與不同的心理狀態，所以教法若只有一種是不夠的，就好像只用一種藥不能治好所有病一樣。同樣的道理，薩迦和格魯派當然都一樣，一開始都是生起菩提心，然後進入實修法，最終的成就也都一樣，只是有一些強調的重點、哲學理論、契入方式，和對中觀的看法些微不同而已。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這個傳承比較適合，而對另一些人而





言，或許其他傳承更適合，如是而已。

問題：我們以實際的禪修來克服無明，例如使用金剛薩埵的修持或其他類似的法門。雖然早上修了這個法，可是到晚上卻仍然陷入同樣的無明中。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該持續修持或另試他法？

回答：在座上有所謂的禪定、瑜珈等修持，在下座後也有日用常行的觀修。這或許是因為您沒有使用座下修持功夫所致，如果只有座上的禪修、觀想，以及持咒等等是不夠的，下座後最少還要能專注並牢記因果和觀照等等。

問題：能否請法王多談一些有關「忿怒」的對治，我一直有此問題。「忿怒」是否就所有情況言，都是負面的，例如我發現某人極須幫助，但是這個人把情況弄得幾乎沒辦法幫他，而且他的情緒又轉變為不穩定，此時忿怒是否仍是一種負面的無明，有沒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存在？

回答：是的，最重要的是動機，如果你的動機是純正的，當我們對某人生氣忿怒時，此時忿怒便是需要的。雖然外顯的形式是負面的，但由於發心是清淨的，所以結果也是清淨。相反的情形是，外顯雖為善行，但發心並不清淨，當然是積累不了功德。所以不論我們的作為、修持的是什麼，重點在於發心，因為結果會如何，會導向何處，皆依我們的發心而定。☉

二〇〇二年於新加坡西藏中心開示
 本文整理自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http://www.hhtwcenter.org/>



遠離四種執著 (二)

二、若執著世間，則無出離心

接下來解釋第二偈「若執著世間，則無出離心。」我們為了要遠離痛苦與痛苦之因，並達到涅槃境界，必須放棄對三界輪迴的執著，此三界是指欲界、色界和無色界。若要瞭解為何必須放棄對三界的執著，則須先知曉世間輪迴的過患。若欲明白輪迴之過患以產生出離心，則須先釐清此世間的本質。如果能深思輪迴的本質，必可發現，它被苦苦、壞苦和行苦三種苦所緊緊包圍。

「苦苦」簡言之是指下三道（地獄道、餓鬼道和畜牲道）之苦；若我們如實思考生於此三道所受的惡報，必將不寒而慄。想像其所帶來的恐懼已難能消受，更遑論實居此三道中，想必痛苦更是難言可喻、無與倫比。再說，一旦生於此，若業報未盡，將無法藉由死亡脫離苦海。佛子若能經常如實思維三惡道的苦，必可產生戒慎恐懼之心，進而盡力避免招致下三道的惡業。札巴蔣稱試問眾生，為何不仔細地去找尋遠離惡業的方法，卻反而長養墮於惡道的業因呢？故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聽聞與徹底了解此三道，更重要的是實際生起強烈的出離心，而這個出離心，必須要大到能使我們由衷的厭惡引生下三道的行為，約束自己不違犯第一種苦——苦苦。

接下來是第二種苦——壞苦，這種苦主要是折磨上三道的眾生。欲思壞苦的意義，可以先觀察

● 究給崔津仁波切
● 札巴蔣稱注釋
● 喇嘛秋達英譯
● 薩迦學院台灣辦事處編譯小組中譯

無常的本質。凡誕生於上三道的有情，無論天神、天使、梵天，或更具威力的宇宙之王，他們雖統治這個現象界，但將來也可能轉生下三道，被不同種類的生物所驅使、拘禁。即使如日、月的天人，未來也會失去光明，而轉生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處。故知他們現在的境遇並無永恆性，一旦事過境遷，終將褪去光華，繁華光榮由指縫間流逝。即便是因佛陀經論而深信諸法無常的行者，若無真實禪修以超越輪迴，那也都將在時間之流中消失。

札巴蔣稱說，如果我們對深究「諸法無常」有困難，可花時間觀察那些曾經富裕，而今變成窮困人家；那些曾經孔武有力，現在變成虛弱不堪的人。曾經擁有很多，現在卻所剩無幾；以前是大家族，現在卻家道中落的例子比比皆是。看看那些曾是僕役如雲，為眾人所欽慕，如今卻孤單無人理會者，就很容易明瞭人世間並無永恆性。一旦獲得也可能失去，諸法無常的例子不勝枚舉，沒有人不受無常本質所影響。我們所擁有的，都只是短暫存在，最後都將消逝得無影無蹤。是故我們應禪觀諸法無常的本性，當我們遭逢各種境遇時，皆不應受束縛，學習放下且順其自然，不執著於任何事物，這是對治壞苦的簡要方法。

影響人類最多的是行苦，所有事物皆有條件性，但我們不了解，而使自己受永遠作不完的事所苦，姑且不論是否從中得到真正滿足，我們早已受害於無盡的忙碌追逐。讓我們略略思考事情作不完之苦，我們內心被許多等待要做的事所盤據，不論投注的心力多少，事情都是無窮無盡。但當我們毅然決定不做那些事時，這些瑣事似乎就完結了。我們不應該只為了使自己忙碌而被迫做事。唯有體會不能由多作事中得到滿足，以及不論有多少人在生命中相逢，也都無法真正讓我們感到滿足、快樂，因為會有許多隨之而來、惱人的人為問題需要處理；反之，若生命中邂逅的對象只有少數人，一般人似乎又顯得失



落。因此身邊親友人數無論多寡，都不能真實解決生命的問題。

這跟財富的擁有是一樣的，不管貧富貴賤，這些都不重要，並沒有人因為財富變多而變得真正快樂；富人和窮人一樣受苦。一旦擁有財富，就會衍生另一些不同於窮人的煩惱問題，所以痛苦的總量還是一樣多。既然這些世間法並不能保證生命能獲得快樂，那我們為什麼要做無止盡的投入呢？如果這樣下去，生命不就永遠失落於預備中，並結束於究竟的浪費。因此當死期來臨時，我們仍將只是停留在預備工作的階段，卻又不得不離開活著的職務，以進入「死亡」的新工作中，結果原先的準備，也只是帶領我們到達下個新生命的歷程而已。

當新生命開始時，我們將再次受縛於無止盡的忙碌。那些在前世所做，未曾帶來任何真正滿足的事，在另一個新生命之中，我們又得重新作它，週而復始、生世輪迴。至於想藉此獲得開悟解脫，那就更不用說了，這將是多麼悲哀的事啊。札巴蔣稱提醒，我們必須去除所有無止盡的活動，世間法並不能帶來解脫，為何不暫停一下，仔細思考所有活動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我們必須出離各種的執著，假如自己不能劃上句點，這些將不會自動停止。唯有了解世間法的空洞與無意義，甚且因此遭受更多的痛苦，才有可能真正的出離。眾生無法了解這一點，反而積極地使用自己的身、口、意，去做那些無法累積任何善業的活動，實在是可悲可憐啊！

以上是詮釋第二偈「若執著世間，則無出離心」。若人能了解世間活動不能帶來絕對的喜樂，他就學到了出離心，而使自己不落入世間。

三、執著己目的，則無菩提心

札巴蔣稱即興用他的禪修經驗解釋第三句：「執著己目的，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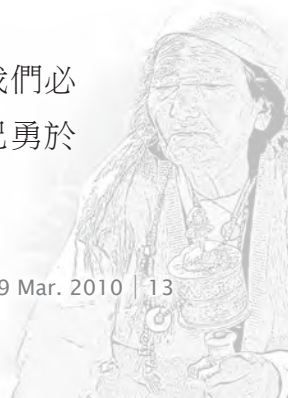


無菩提心。如執著私己目的，就無菩提心，也無法產生開悟成佛的可能。」為了證得涅槃，我們必須摒棄執著，真正使自己「遠離執著」。為了幫助眾生了解如何證得涅槃，札巴蔣稱更進一步敘說自己的禪修證量：「如果只有自己達到開悟的終點，那有什麼意思呢？這只有徒留曾經慈愛過自己的父母親，在輪迴中繼續痛苦；只求自己解脫，而遺棄如母有情眾生於痛苦之林，難道不會感覺慚愧與不安嗎？」

故札巴蔣稱強調培養利他心的重要性，為諸有情的利益而發心，遠較只為求個人解脫來得尊貴；自己離苦得樂應該是解脫順位中的最後一個。應如何長養利他之心呢？首先要生起願菩提心，然後精進努力以求證悟。我們所以會遭受失敗和痛苦，最主要是因為未修持利他的菩提心，一切痛苦皆來自於求一己私利，而所有快樂皆根於利他的行為。此點在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論》，以及其他許多教授中均有很好的開示。這些教授均謂，應轉移個人之注意力於他人利益之上。由於習性導致我們慣於顧及個人利益，於是菩薩們強調應改變順序，將其他眾生的利益置於個人之上，而非將私我放在最優先順位。透過實際上的思維，如果所有痛苦皆源於自私的動機，且又未因自私而達到快樂，反而帶來痛苦，我們就應嘗試作反向思考，抱持利他主義，並遵循此教授，盡力效法菩薩行。札巴蔣稱建議用下面的偈子作為祈請文，將有助於利他菩提心之長養。

願三界輪迴眾生之苦成熟於我，
願我所修諸功德迴向法界有情。

此祈請文，乃徹底地以一己之快樂交換他人之痛苦。首先我們必須強烈的發願，並在自己未具實現能力之前，以祈請文訓練自己勇於





修自他交換法，並深深祝願其成為真實，而非只是嘴巴說說而已。不但如此，我們應發願能具足可讓眾生快樂的所有能力與資源，然後發願讓一切有情，無條件的享用自己所積聚的功德善業。上面這個發願文先以口誦的方式來修持，如果真有人從我們身上拿走東西，也不會感到痛苦，因為這是我們所發的真實行願。

以上發菩提心的方法，就如同「道果」及其他的教授，都是以詳盡的細節來解說。而這些內容都已涵蓋於二句偈中，這就是「自他交換法」的修持。若有人持續關心其他眾生的利益，必可為他減輕痛苦，並為自己帶來更多快樂。最後札巴蔣稱以下一個歌頌，作為第三偈「執著己目的，則無菩提心」之結語。他說：「將一己之快樂迴向他人，並將他人之痛苦化為己有；又將所得到的任何功德，再迴向給所有眾生，願他們早日開悟成佛。」

扼要言之，第三句偈是關於放棄執著己身，亦即遵循菩薩學處。這不止是告訴我們修菩薩行的重要性，如果常人的日常生活能依這些重點而行，他將會發現快樂不斷湧現。因為不論所擁有的利益有多麼微小，都願迴向給所有眾生；不論其他有情所受的苦有多麼可怕，我們都願甘心承受。

四、執著心生起，則失正見地

現在進入文殊菩薩的第四偈「執著一生起，便失正見地」。為了說明這一句，札巴蔣稱接著說：「無論我如何考慮自己，都應將自己安住於法性上。」究竟真諦離於執著的二元性。若有執著，則不可能離於二元。如何避免執於「有」和「無」的二邊？若執著某種實存，就無法解脫，因為那些東西並非真實存有。相反的，「虛無主義者」否定「實有」，主張物質實際並不存在。他們否認善果為行善的結



果，當然，這將使他們難以轉生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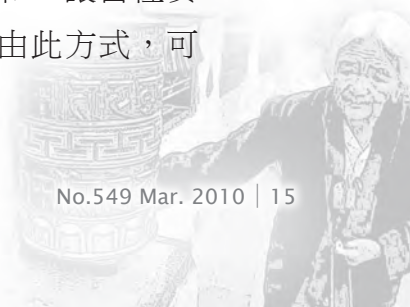
既然不能執於外存或內有之實有，與一切非實有的虛無主義中，我們只好安住於「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的非二元境界中。因此札巴蔣稱要佛子安住於離此實有和虛無的二元之中。這也就是中觀所主張的中道境界。

札巴蔣稱接下來展示唯心或唯識派的觀點，他說一切顯現都是自心的創造。經驗無一不是依他而起，有些佛教的辯證大師摘錄札巴蔣稱的這些句子，而將薩迦巴歸類為邏輯的唯識派或唯心派。但是不管如何，當一個人深入思考札巴蔣稱這些話的深層意義時，將會知道他的觀點其實並非如此。佛經上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問題或非問題的根本都在於己心，了知一切解決之道在於自心，自心是一切存在化現的根本，是任何事情發生之投影者。如果我們了知一切事物皆為自心的反射，那麼我們只須要轉化這個心，便可使事情迎刃而解。

反之，若我們相信所有事情皆存於心外，如同某種客觀的現象一樣，例如由神聖的造物主——神，創造了世界，那麼我們就會將一切事情任由外在擺佈。如果我們說自己的經驗是他人所創造，或因於他人而來，就會將責任推給外界的存在，然後等待利益自己的一些改變發生。事實上，我們所經驗到的現象，並非是由神或超能力所創造出來，也並不實存。

其次，唯物論的觀點則是科學的見解，他們以物質元素為世間事物組成的基礎，這些元素合成產生世間的各種存在；而現象界各種事物的功能，只是各分子間交互作用的結果，物質是世間唯一的實有。

以上兩種說法，皆非正確，佛法教導我們，所有一切現象界皆是自心所創造出來的。為何我們不能允許自性如是呢？以此方式，我們就可以由限制中解脫出來，並且讓心性安住於神聖的祥和，讓自性安住於覺悟的實相中，就如先前根據唯識派所主張的。經由此方式，可





以增長中觀派所謂的中道，最後得證諸法實相，而達到圓滿果位，這便是最正確的見地。反之，若生命一有執著，無論執著於現世的實有或虛無，是神所創造的或是唯物論觀點，便都是執著，都是離於正確的見地。

以上觀點在喜金剛傳承的「道果」教授中亦有提及。「道果」說如果一切唯心，則所有意識的顯現皆為自心所創造，我們可以經此觀點相信實相也是心的展現，進而完全止息心的所有投影。心是所有經驗的創造者，也為所有創造出來的幻象負責；於是自性變得獨立，不受幻象所影響；且可以透過自心的實修，以達到諸法實相的展現。而諸法實相的內涵，是難於描述的，就如同在「道果」密續中所說：「任何語言文字均不夠格描述，因為證量的經驗是完全超越語言文字的。」一旦用文字形容，就已經扭曲當下確實的覺受。這就是札巴蔣稱所解釋的文殊師利菩薩之四句偈證悟的結論。接下來，札巴蔣稱為他的歌作總結：

「以此解釋遠離四種執著的功德，迴向所有道眾生，使他們皆能圓滿成就佛果。」

通常我們只說六道輪迴，而非七道，所增加的一道，是死亡後、投生前の中陰眾生，無法立刻轉生到六道中，故同時迴向他們超離輪迴，早日成就佛的果位。我以前沒能如此詳細講解「遠離四種執著」，但因我與你們強烈的精神聯繫，使得今天得以與大家分享，這是很值得慶幸的事。🕉（全文完）

喇嘛秋達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英譯於新加坡

本文整理自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http://www.hhtwcenter.org/>

薩迦派的道果

● 達欽仁波切

編按：

達欽仁波切出生於一九二九年（藏曆地蛇年）十一月十二日，離艾弗勒斯峰不遠的噶倉薩迦之薩迦平措頗章家族。他被認為是文殊師利菩薩化生，也是康欽蔣揚秋奇寧瑪的轉世，那是一位以持戒精嚴而著稱的住持。仁波切的父親是薩迦派上一任偉大的法座持有者——薩迦崔津拿旺吐塔旺秋，第四十一位薩迦教主。

近年來，達欽仁波切成立了圖書館，出版《賜偉大樂的殊勝道》、《圓滿福慧兩種資糧的大寶藏》，與《普賢菩薩祈願文》等書。他同時熱心參與多次祈禱世界和平的活動，並到監獄去為受刑人懺罪、皈依與加持。一九八六年前，達欽仁波切更在西雅圖薩迦寺，開始舉行藏式的年節慶祝活動，藉著錄影帶欣賞、藏式風味的食品道統藏服，以及西藏神話故事的作秀，配合從薩迦家族中收集而來的手工藝品、珍貴的照片，令西方弟子們了解藏族文化與風格的另一面；這是仁波切繼開闢「西藏文化與道統」的課程，以及建立西藏文化中心後，為藏族文化的保存與發揚所做的另一種努力與嘗試。

無論達欽仁波切在那兒，或看到多少弟子，他總是無厭倦地和他們分享佛法的喜悅；而事實上，仁波切在許多特殊場合的傳法經驗，正是給予我們思惟業力因果，和無緣大慈的最好機會。曾有弟子問仁波切格魯派對中觀有一致的見解，



叫「貢瑪巴」，然而在薩迦派中，對中觀的見解卻不一致，像薩迦班智達是自續派，而仁達瓦卻是應成派，直到今日薩迦派一直沒有統一的見地，為何有如此的差別。慈悲的仁波切以深入淺出的答案回應：「像現在有四個人在這，我們都有個人的心和個人的意識，精髓是一致的，但你喜歡的某些東西我並不喜歡，她喜歡的東西我不喜歡，我喜歡的東西她也不喜歡，這就是差別所在，我們都一樣嗎？我們並不一樣，這就是了。」

除此，也有人對印度教密宗和佛教密宗的異同處有疑問，為了引導匡正弟子的思維，仁波切回答他：「是有不同。並不說印度教不好，佛教才是好的宗教。個人信仰的深淺才是重點，所以不在這裡談論這個宗教好，那個宗教不好之類的話題。宗教有千百種選擇，如何去做而選定自己最相應的信仰，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說自己是佛教徒，而你也喜歡它，以之為樂，那麼你就真的是一位佛教徒；如果你說自己是佛教徒，卻不喜歡它，以之為苦，認為自己必須去做這、做那，或想要從佛法中得到一些什麼，那就錯了。宗教是為了要能瞭解自我，並不是壓迫性的。所以我們不能批評其他宗教，那是缺乏愛和慈悲心的。愛和慈悲心十分重要，我確信我對來到此地給予灌頂的許多喇嘛都已解釋過了，所以我們談談新的，我喜歡新的想法，好嗎？」這些耐心的問答都足以見證仁波切憐愍眾生、視如己出的慈悲心懷。以下問題整理自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二日喇嘛網編輯部報導。

問：寧瑪派中談大圓滿、噶舉派中談大手印，可否請仁波切談談薩迦派的道果？

答：西藏佛教的四大派都是以釋迦牟尼佛的教法為宗旨，只因文化、傳統而有一點點不同。道果是很難瞭解的，首先必須聽聞、思惟，然後修行，如果沒有聽聞和思惟，將無法起修。而其中的基本意



念便是見地，見地分兩種：主體和客體。客體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切，而主體則是內在的嘗試——嘗試去瞭解自性的實相——空性。

薩迦、寧瑪、噶舉、格魯各派雖有不同的見地、哲學觀點，但如果你真正瞭解他們，便能知其精髓均是一致，沒有不同；如果不瞭解的人就會說：「喔！我是薩迦、我是噶舉……」這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修一切四派的法，他們只是見地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初學佛者，一開始最重要的便是聽聞、思惟，然後修行，沒有聽聞和思維便無法修行。如果你已經瞭解靜坐，那麼靜坐是好的；如果不瞭解，只是睡覺而已，那就不好。靜坐是為了悟自心，雖然自心和意識有相關，但你在修行時，必須認識這是自心、這是意識；當你尋求自心時，自心沒有顏色、形狀，而意識（編按：廣義上的）在那兒，可以看、聽、嗅……這是你的意識；這是你的自心嗎？不，這不是自心，而是意識，所以你必须修習自心和意識。

問：今日薩迦派一直沒有統一的見地，但是最高見地不是只有一個嗎？怎麼還有不同呢？

答：為何最高見地有所不同？唔！問得好！你必须嘗試去瞭解輪迴、放棄輪迴、不執取輪迴，你必须真正去相信，然後你可以有最高見地。如果你有執著、貪慾，「哦！我要這，這是我的」，這就是貪慾！如果你有了一個，卻還要再一個，永不滿足，這些都必須完全放棄，然後嘗試去瞭解那是不真實、有污染的。我們嘴巴上很容易說要如何減少污染，但真正修行時就全然是另一回事，堅守正道太困難，因為有自我，就是「我」！這是我們所修的，如果你的「自我」了悟了，就很高明，如果你不瞭解自我，只是和以前一樣，繼續（輪迴）下去罷了，瞭解了嗎？

問：當我們觀想自他為本尊時，一切眾生仍在痛苦中，問題還是



沒解決，不是嗎？

答：不！你必須嘗試去瞭解這是本尊、這是輪迴苦痛、這是你的修行，而你卻把他們分開了，並沒有融合在一起。若不把佛法與生活結合，則無法修行。

問：我是指自身的觀想，並沒有實際解決別人的痛苦，也許只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答：所以基本的是我們不能自創一些事，必須追隨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去修行，而「相信」是最重要的，如果不相信，就無法修行。是以修本尊時，譬如說修觀世音菩薩，觀世音代表對一切眾生的大慈悲心，如果能在內心真實觀想「我就是觀世音」，思惟觀世音的大慈悲心，他的加持給予了自己，然後毫不懷疑，認真地去做，真的認為自己擁有對一切眾生的大慈悲心。但如果你懷疑自己是觀世音的可能性，因為觀世音有四臂，沒有四臂又如何是觀世音？觀世音有千隻聞聲救苦的手，我也沒有千手，就忘了他吧！佛法是不容易瞭解，並且困難的，要花費許多年投入實修才能略有成就。但佛子仍然需要勇於發心，這很重要！因為如果不發心，結果便很緩慢，如果沒有發心、慈悲，必定仍在輪迴中，不過是來回擺渡罷了！

問：那麼仁波切有什麼新的想法呢？

答：新的想法？相當多，瞧，我們都是亞洲人，我們都是有情眾生，都是人類，我們有許多機會、自由，想要工作、想要睡整天覺、為賺錢而工作，買好衣服……我們都可以自由地去做。但在這世界上還有一些不自由的地方，我們必須憶念並盡力彼此幫助，與他人分享，這就是新的想法。如果你這樣做，那便是愛和慈悲心，就是佛法，這是新的慈悲心。有一些人正艱難的生



存著，有一些人卻擁有太多東西，因此你必須做全體的思惟，依愛和慈悲去嘗試彼此幫助、維持和平、使大家歡樂，以此心向佛陀祈請，這是重要的。如果你能做這些事是很好的，但如果只是坐在佛堂中想著要去參加法會、去灌頂，那也好，但那是傳統、文化；你必須瞭解喇嘛（上師）該做什麼、弟子要做什麼，這些十分重要。弟子必須對教法有信心，上師必須實修教法，如果喇嘛、弟子都不照著法做，那有什麼用？我並不是說誰對誰錯，我只是在說一個正確的途徑，上師必須具備四種品格，如果具備了便可成為喇嘛（上師）；而學生必須聽聞、思惟、實修，在接受教法時具備無動搖、不懷疑的信心，這是弟子必須具備的品格。雙方能夠如此遵循便好極了，但這些如果有了混淆、錯誤，那我也不知道會不會發生很糟的情況。

問：如果一些上師的品格並不如此高尚，在三昧耶戒中說，上師和弟子都要下金剛地獄；但如果我們批評某人不好便又破了自己的戒律，如果不說，難道眼看許多人跟著下地獄去，這又不合菩提心啊？

答：對！我剛才已說了上師所需具備的條件，弟子在接受灌頂、教法之前，也必須依之檢驗喇嘛是否具德。如果上師沒問題，而弟子也真心想修學佛法，那就很好。佛典記載著：在你想要尋找上師、依止上師之前，你必須審視老師是否確實具德，如果不具德就換個上師，但不要告訴別人，因為談論他人的是非便破了戒。這是真的。

問：但您認為在今日我們仍有機會長時間觀察喇嘛嗎？我們如何審視呢？

答：我不知道如何說這件事，大家盡力吧！我不要說，那不是我的事。我無法說好與壞，抱歉！



問：您是第一位到西方傳法的仁波切，時間於一九六〇年；您也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執教。您覺得在西方學校和西藏傳統寺院中，學西藏佛法有何不同？

答：他們是在不同層次上學習的。當我首度到華盛頓州立大學，擔任教授時，我還無法教學生，因為那時候不會說英文。記得當時那裡有五位分屬不同學系的教授，他們會說藏文，於是我們一起研究西藏文化。後來甚至還有幾個學院的學生希望能開班，因為他們想要學會話，瞭解藏人的生活。事實上華盛頓州立大學從來沒開過這樣的課，但這幾個學生求學極具熱情，於是接受我們教導的這些課程後，學校後來也都賦予他們學位。就這樣，我在大學裡完全不帶任何宗教色彩地執教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一年，有些嬉皮開始想學靜坐、找回自心，他們認為有一些東西迷失了，便開始研究。那時候，我才開始教靜坐和佛教哲學，學生的人數也漸漸多了起來。後來噶瑪巴、卡盧仁波切、敦珠法王相繼到西方傳法，來上課的人多了之後，我才明白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不同。西方人想學的是靜坐、發展自心，並不想學灌頂、修法，我們必須向他們解釋其利益。像在給予文殊師利菩薩灌頂前，他們會問什麼是文殊師利？為什麼要這灌頂？文殊師利有什麼功用？可以得到什麼結果？於是我就會接著解釋文殊師利是智慧的本尊，修此法可得智慧、使修行減少犯錯。經過解說，西方人才願意接受教法，把什麼是灌頂？如何進行？如何準備等一切細節弄清楚。但在亞洲，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人們不會問這麼多，甚至在灌頂時有弟子拿錢來給喇嘛後便離開！這是因傳統、文化而有些不同。

問：您認為閉關對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必要的嗎？

答：喔！閉關是非常重要的事，但閉關前，必須先計畫好該做的一切事情，那麼閉關才可說是重要的；如果不準備好，只會是進去整天坐著罷了。要先知道自己為何要閉關，要有概念，則



閉關是好的；如果不知道這些，像某些人一樣宣稱自己要閉關，那只是嘴巴說說罷了。

問：商業社會中，要放棄工作長期閉關不是很困難嗎？

答：所以要瞭解輪迴的痛苦，對自己做的工作有清楚的認知，了知世法不究竟，想要改變，想去瞭解佛法，知道做生意和佛法並不在同一條道路上，必須把它們分開。

問：閉關中如何行菩薩道？得到利益的不是只有自己嗎？

答：不！不！不！閉關中可持咒、誦經、靜坐、禮佛等，觀想並隨喜一切眾生同修。並不是只有自己在修，而是與一切眾生同修，共創平和、歡樂，與人分享法益才是重要的。不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不在乎別人，勿以為自己在閉關修法就了不起，那不是佛法！因為佛法的重點不在自己，而在與眾生同享。若先想自己再談別人的人，是誤解了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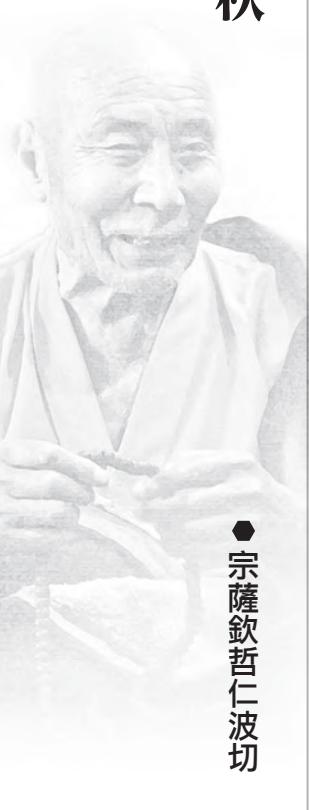
問：灌頂是否有得灌與否之別？

答：得灌與否因信心、誠意決定，沒有信心的人就算聽懂上師在說什麼也沒用。並沒有什麼特別徵兆可證明得不得灌，傳法時上師只一心想讓弟子得到灌頂，其他也就不在乎了。但上師一定要如法修完一切前行法，若上師的前行法有疏漏，或某一部分做不好、心中沒有本尊的話，弟子就得不到加持，灌頂便是沒有用的。🕉

本文整理自<http://tw.myblog.yahoo.com/sonamwangdosakya/article?mid=919&prev=965&next=1129&l=f&fid=10>
與<http://www.lama.com.tw/content/meet/index.aspx>

我的堪布

貢噶旺秋



● 宗薩欽哲仁波切

西藏人有很多壞習慣，其中一個壞習慣，就是經常有人把一個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階級，看得比那個人的品質還要重要。舉例來說，不管你相不相信，或是真是假，我現在用蔣揚欽哲仁波切轉世的這個名字，上一世欽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老師，所以從階級的立場來看，我坐得比堪布高。但在今天晚上開示之前，我要先告訴你們，不該受座位高低的騙。實際上就是因為階級的緣故，讓我吃這樣的苦頭，必須坐得比堪布高；其實堪布比我更有學問，又是一位好的修行人，更是我的老師。

雖然這樣說，有時候頭銜或階級還是有它的功效，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頭銜、名字或階級的緣故，堪布仁波切不會在這個地方。因為如此，我現在要講個短故事給大家聽，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永遠忘不了一九八二年的冬天，那年我在錫金的西部，預備建一所小學校。那裏非常落後，沒有電，那天晚上，連燈都沒有。正當我站在陰暗的小房間裡發愁，身邊圍繞著幾個無計可施的出家伙伴們，和一堆堆散亂四處的帳單與文件時，突然，冒出一個渾身包裹著破布片，背後背了一個大包包，又瘦又弱、面顯疲憊的老先生，一見到我便頂禮三次，滿眼含淚地向我獻哈達，激動得擠不出一個字。我詫異地望著這位不知哪冒出來的何許人物，並追問他的身分。他說：「我是貢噶旺秋，我今天到這裏來，是因為你叫我來的。」

我驚奇的望著站在面前，看似衣衫襤褸的乞

丐，竟然就是著名的西藏著名學者「貢噶旺秋仁波切」，一個地位崇高的堪布。我不禁狐疑，他流個不停的淚，究竟是因為重見上師轉世（宗薩仁波切是堪布貢噶旺秋的上師——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轉世）的喜悅，還是因為憶及上師之種種的深切傷懷。他淚眼婆娑地，斷斷續續述說著一路的艱辛之旅與此行的目的。

我二十二歲時剛好完成佛教哲學的訓練，我問我的根本上師，我這一輩子該怎麼過？多半根本上師都回答，我這一生應該努力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宗薩佛學院，以前在西藏是非常聞名的一所學校。一直到今天，實際上在西藏一些最出名的學者、作家，尤其是薩迦、寧瑪和噶舉這三派，大都出身於宗薩佛學院。除了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是從宗薩佛學院畢業，另外，現在很出名的，還有在美國的種巴仁波切、達湯祖古，與常來臺灣的堪布阿貝仁波切等，這些學生都做了很多佛教的事業。

文化大革命是件很大的災禍，所以當我的上師要我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時，我不只沒錢，甚至沒任何主意來恢復學校。現在回想起來，真的不知當時那種狀況，如何能將學校發展成今天這麼具有規模。到今天為止，宗薩佛學院大概有來自一百一十所不同寺院的僧侶到這裏讀書。當然現在宗薩佛學院還不算是很大的大學。

要建立一所學校，師資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我不知你們對這瞭解多少。舉個例子，我以前在研讀《般若經》時，那時十八個人共用一本教科書，狀況是如此艱苦，所以當我的上師跟我說，應該要恢復宗薩佛學院時，這實際上是件非常巨大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還沒有開放，但那時和外界的溝通已經開始了。所以那時我偶爾會碰到剛從大陸逃出來的人。那時我聽到他們說，有幾位畢業於宗薩佛學院，非常有學問的學生還活著，分別是堪布倩拉興給、目前擔任四川宗薩佛學院校長的貝瑪達木卻，還有堪



布貢噶旺秋仁波切。我曾試探性的寫了一封信，陳述我建校的願望，寄到學術地位崇高的宗薩大學，屬名三位傳聞歷經多年勞改，仍尚在人間的傑出學者。當時西藏地方高深莫測的情勢，很難想像那封地址不確定是否有效的信件，能夠到達目的地的機率有多少。那時我根本不知這三位堪布的地址，我寫了很多信，也錄了錄音帶寄去，跟他們說，我應該是確吉羅卓的轉世，或有人把我看成是確吉羅卓的轉世。現在我的上師要我恢復宗薩佛學院，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佛學院的重建尋找老師，三位堪布如果可能的話，最好都來，至少希望有一位能到印度來見我。

堪布倩拉興給是其中最資深的，但是他的兩隻腳在文化大革命時受傷，沒辦法到印度。堪布貢噶旺秋那時還在監牢裏，他先接到我的信，然後收到錄音帶。後來與堪布仁波切重逢談話時，他告訴我從接到信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決心，只要他從監牢被放出去，就會立刻趕到印度。

在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時期，所有的事都非常嚴格的限制。那時不要說沒有經書、論著可以看，甚至喉結都不能動一下，只要喉結一動，獄卒馬上會說犯人一定在偷偷念咒，反革命等等。貢噶旺秋仁波切在這種狀況之下，最先教獄友經論的本頌，當然他是用最秘密的方式教的。幾個月之後，當學生把本頌學完了，他就開始教導解釋本頌的論著，同時該挖地就挖地，該割草就割草，勞動營裡該做的任何事情他們都照做。在堪布貢噶旺秋被關期間，所有佛經早已被毀壞的情形之下，曾講述全套的經典哲理給獄友們聽，自始至終毫無遺漏地口述。堪布仁波切說，他們的監牢原來是個寺院，大便小便都在那個地方；在二十年的牢獄生活中，唯一的娛樂就是看著牆上壁畫所畫的佛本生傳記。

一九八〇年，堪布仁波切在牢裡得知上師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





■ 蔣揚欽哲確吉羅卓

往生及轉世，知道我建校的願望，就立即決定了這趟印度之旅。一九八一年初，仁波切被釋放，首先前往協助妹妹蓋房子，這是他唯一存活的親人。之後，他便閉門潛修，直到接獲我邀請前往印度的信函，便急促地開始計畫離開西藏。當時，西藏地方的

情勢仍十分敏感，人與人之間尚瀰漫著沉重的恐懼氣息，未雨綢繆之計，就是堪布貢噶旺秋悄悄出走，讓村民以為他仍在閉關，以免引起村裡騷動。

於是，仁波切展開了第一站北藏拉薩之旅，一路蜷縮在卡車的後車廂，行走了許多天。為避開軍方的監視，他捨棄方便常用的路徑，選擇了艱辛的長途跋涉，經凱拉克山（Mount Kialach）步行到印度。這是一段涉艱履危、備嘗顛簸的長程旅行，若非同行藏胞的慷慨與仁慈，堪布恐怕無法活著走完這段旅程。跨越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是讓堪布貢噶旺秋最感恐懼的時刻，橋兩邊村莊的緊張對峙、相互監視，逼使堪布躲入羊群之中，避開被發現的恐懼。當他雙腳踏上尼泊爾的國土，頓感這趟路程的最大障礙已經過去。

我不知道他當時的想法，只能猜測他的老師——蔣揚欽哲確吉羅卓是二十世紀最偉大、最頂尖的上師。而三十年後，他看到坐在法座上這位年輕、被寵壞的人，應該是他上師的轉世。如果今天的情況是相反的，我處於堪布的這個位子，要我去服從一個年輕、被寵壞的人的各個指示，其實是蠻不容易的。所以，這就是為何有時頭銜或階級是有幫助的原因。我一直認為，實際上不是因為我，或是我所具有的品質，而是因為我有個頭銜。不是抱怨，實際上我蠻驕傲的，如果



自己的名字都可以做這麼多事，也蠻值得的。所以，如果明天你們弄個更高的座位，我也坐；這就是我想講的短故事。

以這個故事為引子，我要你們注意一個足堪做修行人典範的噶當派故事：有位噶當派的修行人，聽到老師對自己說：「我的孩子呀！你一定要好好修行。」這位學生就想：「我的上師一定是要我回去讀經。」幾天後他的老師來了，看到學生精進努力的樣子，就講：「哎呀！讀經太好了，但除了讀經，還要修行佛法。」這個學生想：「喔！老師說修行佛法，那一定是去繞塔囉？」於是他就去繞塔。過了幾天，老師又來了，看見繞塔的學生，又說：「孩子呀！你現在做得太好了，但除了這個之外，你還要修行佛法。」這個修行者又猜測：「老師的意思一定是修定。」後來，因為這種情形一再重複，修行人忍不住問老師：「師父，您每次叫我修持佛法，我都有遵照您的話去做，但，你還是不斷提醒同樣的一件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老師回答：「放棄你對於此生的執著！」「只要你認為這一生這些東西是有價值的，你就不是在修持佛法。」這個故事我聽了好多遍，也看了上百遍。故事當然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自己沒辦法過這種日子，但坐在我左手邊的堪布貢噶旺秋，他就過著這樣的生活。其實以他的能力、知識，他可以得到這一生想得到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他絕對沒有興趣。

堪布仁波切到印度後我非常高興，馬上召集了學生。第一件事就是趕快替他做一件新袍子，因為他那舊袍子真難看。在抵達宗薩佛學院，結束全程七個月，翻山涉水、冒險前來印度的徒步之旅後，體能衰疲的老堪布，只休息了兩天，便全然地投入建校的工作。那時學校並不富裕，我們只有少數不同年齡的工作者，連睡覺的房舍都不敷使用，更別提蓋學校了。於是，我的臥室變成教室，收容了來自極少的藏族難民的二十個學生，就這樣因陋就簡地成立了學校。我還





■ 堪布貢噶旺秋（左）與宗薩欽哲仁波切

記得當時只要一下雨，就到處漏水，但是只要堪布仁波切一開始講課，就絕不願意停下來休息。學校當然有很多人希望週末、假日放假，但當我跟堪布講，該放假了，他的回答卻是：「啊？為什麼？我們沒時間了！一定要把這個論或至少這個偈頌講完。」

他教得太努力了，以致病得很厲害；早上的課通常到十二點半才講完，講完了就躺在床上。那時我又得運用我的階級對堪布說：「您不能這樣子，一定要停下來，然後去醫院看病。」當然，堪布仁波切因為對欽哲確吉羅卓這種極大的信心和尊敬，以及我是確吉羅卓的轉世，所以堪布仁波切答應馬上去醫院，但他還是不肯休息。

在這草創期間的第一個月，堪布貢噶旺秋的健康情形非常糟糕，卻一再地拒絕休息，認為年事已高，需儘快的將自己所學傾囊相授。後來我才搞清楚，教書是讓他休息最好的辦法。堪布仁波切上課時間是早上六點開始到十二點半，這中間只有兩堂課，每一堂課時間這麼長，又不願意休息，對年長的他而言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但這跟他在監牢裏做的相比來，根本不算什麼。也許就是這份弘法的急迫與飢渴，迫使他生存下來，傳法變成他的呼吸。宗薩佛學院也在堪布貢噶旺秋的卓越教學，並戒律嚴謹的管束之下，迅速地發展，其後從錫金遷移到印度比爾。自此，在堪布貢噶旺秋弘法的虔誠專注之下，帶領出十多位的堪布（相當於藏傳佛學院的博士學位）。

宗薩佛學院建立後，學生越來越多，堪布仁波切歡迎任何一個人。如果任何一個學生有兩個腦袋，屁股上長了尾巴，堪布仁波切也不會問他：「你到底是哪一個。」只要有人想學習佛陀的智



慧，仁波切都歡迎。身為一個佛法的修行人，我們能經常看很多的經、論，但是，碰到一位可以成為修學模範的人卻是非常不容易，這種人非常少。我覺得堪布仁波切是一個活生生的典範，因為我們有這樣好的功德，堪布仁波切才用他那雙肉腳，還在我們地球上走來走去。也許二、三十年後，我們可以講：喔！曾經有一位大師如何如何……但是這樣講沒用，至少現在我們能活生生的看到他。所以我要求大家，好好看一下堪布仁波切，同時我衷心建議你們別看我……。

現在堪布仁波切已經從我手上接管北印度宗薩佛學院，因為他對於宗薩欽哲仁波切名字的尊敬，到現在都還經常問我：「我該不該做這件事呢？」或「我該怎麼做……」這類問題。我最近還用很強烈的語氣跟他說：「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要再問我了。」事實上我相信堪布仁波切比相信我自己還多。堪布貢噶旺秋教會我三件事，他的弘法超凡意志力，他對上師的純然虔敬，及對釋迦牟尼佛的極度忠誠，我全心的希望，能有更多的眾生像他一樣，我希望自己能夠像他一樣。

最後，在座有許多人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學生，包括我自己，我們都祈禱、發願，希望堪布仁波切能活得長久。如果我們想要達到這個目的，有一件我們立刻可以做的事，就是放生。我兩年前就開始做放生，希望大家也以個人的身分這樣做。不要想跟我一起放，我經常會忘掉；不管你在哪裡，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我想現在我該閉嘴，趕緊離開這個法座了。🕉

編按：貢噶旺秋仁波切已於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凌晨，於近「北印度炯達拉宗薩確吉羅卓佛學院」閉關房內示現圓寂。



轉惡緣為道發願文

——大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在獄中二十一年每天唸誦的發願文

皈依上師三寶，
以慈心、悲心、菩提心，
對迷惑不知自己本來面目而生輪迴幻相的如母眾生，
發此善願。

願我的身體、受用、語言、心意和三世所造善根，
都成為無量眾生證圓滿菩提的因，從輪迴中解脫。

有些人因我而生起信心，有些人因我而生起貪心，
更有些人因我而生起瞋心。
不管他們生的什麼心，跟我結什麼緣，只要跟我結上緣的眾生，
願他們都因此而成佛，使此緣富有意義。

雖然我並沒造惡，但他人卻生瞋心，
視我為殺父仇人的屠夫，直接或間接的攻擊我，
願有天我能以法讓他滿足。

以餵養豬狗般地供給我衣食臥具，
怒目打罵、凌辱毀謗、揭發我過失等，
願這些令人心生畏懼的一切行為，都成為成佛的因。

因往昔我造業傷害他人，今日我受業果遭他傷害，
願此成為善因，將來無害于他。



身體是輪迴中一切傷害的因，深知自取的身體讓自己受苦之後，願所受的苦成為菩提道的助伴。

因我的善及清淨的增上意樂力，願以父母兄弟姐妹為首之慈愛親人，和一切有緣者，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願無吝惜施我衣食、藥物、金銀等財物之男女檀越，圓滿布施，令佛歡喜。

願供給坐臥寢具、生計資具，疾病時給予慈愛照顧，且對我恭敬之服侍者，持戒圓滿得相好之身。

眾生多生為我父母，我卻無慈愛心、無珍惜的役使騎乘、馱運、吃喝其血肉及奶。願他們圓滿忍辱儘速成佛。

總之，願所有與我有緣之眾生永不墮惡道，生生世世值佛出世，聞佛說法、發菩提心成佛。

願我日後一旦如文殊、普賢、觀音等菩薩時，如所發願般，成為等虛空眾生的怙主。

因上師三寶的慈悲以及業果無欺的真實力，願我熱忱所發之願都達成。

本文整理自北印度宗薩佛學會·正法源學佛會官方網站
<http://www.chokyilodro.org/>



薩迦派道果法的內容

◆本刊編輯室整理

藏傳佛教薩迦派之道果法十分殊勝，內容浩如煙海，有極多不同的傳授方式，實修之路亦有很多。通常漸根弟子，可以從小乘起修，而後修大乘、密乘，所謂漸修；頓根弟子因其根器和往昔宿緣，可以直接修正行，所謂能頓悟者。

道果法通常分為前行和正行兩部分。前行部分包括在「三現分」的教授裡，「三現分」是指不淨之見、覺受之見與清淨之見，由此劃分前行部分。「三現分」包含了基道果。基指有情眾生，因為業力與習氣，有情眾生眼前是迷亂、不淨之相，也就是我們現在的所見境；瑜伽士與已進入佛門，有一定禪修體驗的修行者，則具備「覺受之見」；經歷了道上的修持而證得佛的果位後，即具備了佛的一切功德與「清淨之見」。

前 行

道果法之前行，如同所有佛法的傳承，是一切乘法、一切法源與一切誓言之根本，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寶，皈依與否也是區分佛教徒與外道信徒的標準。前行部分的禪修將皈依的修法分為三個步驟：（一）皈依、發心；（二）正行；（三）回向。為徹底理解皈依的含義，又分為皈依之因、皈依之境、皈依之



道、皈依之利益、皈依之法等五點。關於皈依之因、境、道，我們或因恐懼、信心、慈悲心而皈依佛、法、僧，皈依的對境即為佛、法、僧。在大乘中，「佛」指具備圓滿功德之法身、報身與化身佛；法或教法引導我們走向證悟；僧寶指的是已得不退轉位的大菩薩；我們皈依佛、法、僧三寶即以佛為導師、法為道、僧為道友。在利益上，根據經論，皈依具有無量的功德。如果功德有形，整個大千世界也無法容納得下。在皈依之法上，也有共同法和不共法。

不淨之見

三種前行思維之法：輪迴是苦、生死無常與暇滿人身難得、因果不虛。首先講解不淨之見乃是為了發起出離心。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即先宣講苦、集、滅、道四聖諦。第一聖諦即輪迴的本質是「苦」；第二聖諦揭示痛苦之源；第三之「滅」諦說明一切最終歸於寂滅的真理；第四諦「道」，就是滅除苦的方法，指明證得解脫需要修道。為解脫痛苦，我們必須先瞭解痛苦的本質，好比要治病就必須先知道病因究竟為何一樣。欲探究「苦」諦，我們就從瞭解輪迴之苦開始。

一、輪迴之苦

苦分為三種：苦苦、變苦和行苦。

「苦苦」是身心產生種種逼惱之苦，如肉體上的痛苦或精神上的焦慮，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道）裡的眾生對此特別有極深刻的體會。三善道的眾生是苦樂夾雜，和三惡道眾生體驗到的，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都能如實感受身心變易的痛苦。我們也能感受到「變苦」：一切以因緣所成之法均為無常，而無常之法均伴



隨著痛苦。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生也猶如器世間的四季更迭般充滿變化。年輕人會變老、大家族會離散——每件事物都在不停的變化之中。第三種苦是所有事物的相對性本質。我們通常將感受劃分為「快樂」、「無別」等等，但其實這都是相互比較而有的，事實上這些相對感覺裡並不存在快樂。三界輪迴之中，無論善道、惡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快樂。因此雖然我們暫時會有種種苦樂的感受，但實際上，這些體驗是不值得執著的。就好比飯裡摻了毒藥，不論是美味佳餚還是難以下嚥的飯菜，摻了毒藥就是有毒。因此，為生起出離心，道果法第一部分即強調觀想輪迴痛苦。

為了使行者確實生起出離心，教法中對造作惡業的痛苦，特別是對地獄道與餓鬼道的痛苦有很完整的描述。佛法將整個世間分為六道：三惡道是地獄、餓鬼與畜生道；三善道指人道、阿修羅、天道。但總的來說，輪迴之中根本沒有一個值得貪戀執著之處。為生起從痛苦中解脫的緊迫感，我們必須把第一步基礎打好，也就是真正瞭解痛苦的各種原因和類別。

二、生死無常、人身難得

前行的第二個修法是生死無常、暇滿人身難得。作為凡夫眾生，由於往昔的業障習氣，我們的所見是不清淨的，這些不清淨的顯現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從不淨三有中解脫的唯一途徑，就是修持聖法。為了得以修持聖法，首先必須獲得暇滿人身。

能夠獲得暇滿人身的機會是極其稀有的。要投生到人道，必須積聚種種善因——比如興作善行，特別是純粹的德業，還要有其他如布施、清淨的發願等等助緣，而聚集這些善因也是極其難得的。從難得之數的角度來看，如不仔細思維，感覺人的數量好像還蠻多的；但若仔細想想，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計算出一間屋子裡有多少人，但在同一間屋子



裡到底有多少其他生命，比如昆蟲、微生物等，卻是根本無法計數。所以相對於其他有情眾生來說，人的數量還是非常的少。而從人本身的特點來說，獲得人身已屬難得，再排除「無暇」、「不圓滿」等不利的條件，具足「暇滿」，就更是難上加難！所謂「暇滿」就是要生在有佛出世之處，佛已說法、佛法住世、諸根具足、信仰正教等等。單從這幾個條件就可以看出值遇佛法是多麼難得！所以暇滿人身比如如意寶還更為珍貴。如意寶是所有物質財富中最寶貴的，一旦擁有它，就可以隨時滿足物質的一切需要，比如飲食、醫藥、衣服等等。但如意寶並不能賜予我們一個好的來世、幫助解脫或證得佛果。我們不但要從道理上瞭解人身的價值，更要切身感受其暇滿的稀有難得，有了暇滿人身，加上精進修行，不但可以獲得更好的來世，還可以自我解脫甚至證悟成佛。如果我們不能善加利用這麼寶貴的條件與時間，在具足這些順緣的時候好好修持，一旦失去，真不知道何時才能再有這樣的機會。

在其他派別的教法裡，暇滿難得和壽命無常是分別教授的。但在道果法中，這兩者是合而為一。我們都知萬法無常，現在所具暇滿人身當然也一樣。佛經裡說，對諸佛最好的供養就是思維無常，因為只有認識到無常，我們才會遠離各種執著；只有努力思維無常才會精進修持，在精神旅途上不斷努力。思維無常是對治痛苦的良藥，是幫助我們最終證悟究竟實相的重要助緣。

我們必須體認，現在擁有的壽命是不確定的。身而為人，尚未出生可能會胎死腹中，或一出生就殞命，也可能在還是嬰兒時期或青少年就夭折，如此類推，生命彷如海上浮漚般脆弱。就算確定能活多少年，外來的天災人禍，什麼事都可能在一夕間發生，好比一盞酥油燈，隨時都可能被突然刮來的強風吹滅。同理，現在擁有的暇滿人身，即使是年輕力壯，也隨時會受到內外各種障礙影響，而與世告別。因此，我們不但要修法，還要抓緊時間，精進地修持，不要懈怠。



三、因果法則

第三個前行修法是業力因果法則。這是佛陀教授的不共教法之一。我們所見、所感受到的一切，乃至於生活質量都是自己造成的，這部分教法分為如夢觀與業報觀兩部分。

如夢之見——有時也稱為「珍寶觀」。如同在睡夢中，我們的體驗和醒著的時候一樣，但一覺醒來，夢裡所見或感受到的就全都消失了。在這個如夢觀裡，能觀與所觀是分別出現的。所有有情都有這種體驗，這是我們所在世界的特點。

業力之見——每個有情眾生因各自業力不同而有不同所見，比如說，有些眾生痛苦小一些，有些痛苦多一些。無論何時何地，業力都如影隨形，善業與惡業就好像種下的種子，因緣具足的時候就會成熟結果。我們的行為分為惡業、善業與無記業。由貪瞋癡所發的行為為惡業，如果一棵樹的根是有毒的，那麼由它所生長出來的花和葉子肯定也有毒。同理，惡業是造成今生與來世一切痛苦之源。業分為身、語、意業三種，由此支分為十不善業。非由貪、瞋、癡而造作，而是由愛心和慈悲所引發的行為善業。好比一棵樹的根是藥材，樹的其他部分也是藥材。同理，任何非染污心的行為為善行，善行能為今世、來生帶來快樂。

既非善也非惡的行為是無記業，比如行走坐臥。這些行為不會產生惡果，所以強於惡業；但它們也不會產生善果，因此比不上善業。學會把無記業轉化為善業是很重要的。如果想要擺脫痛苦，就必須戒除惡業，如果我們放縱自己造下惡因，就不可能得到快樂的果報。因此一定要斷惡行善，哪怕那些再細小的善惡，也要謹慎抉擇取捨；此如涓滴之水，終將匯成大海，極細小的善行，也能積聚成很大的功德。對於那些非善非惡的無記業，要學會通過實踐菩薩行來轉變我們的發心，同時通過精進的修持，來轉變惡業。



覺受之見

道果法的第二部分是覺受之見，包括兩部分：一是共同覺受之見，二是不共覺受之見。共同覺受之見指大乘行者的共同覺受。這些大乘行者依慈心、悲心和菩提心而修持禪定，從而產生的體驗。為生起這種覺受，行者首先必須修持慈心，觀修輪迴痛苦，努力生起追求個人解脫、涅槃之願。我們必須觀修諸蘊聚集為無常，如同無薪之火會熄滅。獲得涅槃時，痛苦的根源——諸蘊聚集也會消失，但這只是暫時的目標。進一步深思就會發現這並非究竟目標，為自己解脫而修行不是終極目的。這就好比我們不應該在家人處於痛苦中，自己卻找個清淨的地方躲起來。如果是個好人、善心人，就不應該滿足於這樣的清淨，而是應該和家人一起承受痛苦，共同追求喜樂的源頭。

由於意識存在連續性（相續），雖然我們的意識不斷變化，但心相續保持不變。所以，心相續是無間的，只是顯現為各種形態，依因緣的和合而生滅。因此，無法說某一特定相續是從何時開始。從無始以來，我們就在三界輪迴裡沉浮，不斷的出生、死亡，不斷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也因為這樣的關係，佛教徒相信無始以來，每一個有情眾生都曾經做過我們的父母親友。所以捨棄其他有情眾生，只追求自己的救贖，不是修行的正確目標，修行過程中的每個時刻都不能忘記其他眾生。

我們開始培養自己的慈心時，應該牢記每個眾生，即使是最可怕的野獸都有種慈愛的天性，如可怕的獅子也疼愛牠們的幼子。我們都具有某種程度的慈愛之心，但不是完全擁有。所以必須從容易生起慈愛心的對象入手——比如自己的母親、親友，以長養慈悲。一開始可以令已具的慈愛心增長，接著試著把慈愛推廣到敵人身上。我們視某些人為朋友、某些人為敵人或無關者，其實這些都是



自己的人為區別，要試著去轉化這些分別念。其實自己和這三種人都曾做過親友，有了這個認識，知道一切如母眾生都曾給予我無盡的關愛，就可以對所有眾生生起無分別的慈愛心，希望他們永具安樂及安樂因。

生起慈愛心之後，必須發悲心。方法就是關注某一個受苦的眾生，希望他遠離痛苦及痛苦之因。這和修慈心時的觀修方法一樣，也是先從相對容易的對象開始，漸漸擴展到相對比較難的對象，最終以一切眾生為觀修對象。

世俗菩提心與勝義菩提心

有了慈心、悲心的基礎，就開始修菩提心。為了從輪迴裡解脫，必須切斷輪迴之根，也就是我執。雖然從勝義上說「自我」並不存在，但因為如前面介紹的「珍寶觀」幻覺，我們還在造業，被束縛在生死輪迴之中。因此我們必須生起菩提心，摧滅我執所引發一切痛苦與幻覺。欲摧滅我執，必須修持兩種菩提心——勝義菩提心與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壓制我執，勝義菩提心則徹底地消除我執。

世俗菩提心分為願菩提心與行菩提心。為一切眾生證得究竟的佛果而發心稱為願菩提心；為證悟成佛而實際修行，即是行菩提心。這就意味著進入「道」的修持。在發「願菩提心」後所作的聞思修，即為「行菩提心」。從開始修行的那一剎那起，就必須把自己擺在與他人平等的位置，這種平等心非常重要，因為我們一直習慣認為，自己和他人是有很大區別的，不管多麼地關懷他人，無始以來積累的我執習氣還是極為頑固。即使在我們自認為正在關懷某個人時，其實目的可能還是在關心自己，我執就



是如此的頑固。為斷除我執，必須堅持修行與關懷自他，漸漸習慣這種態度，進而就能夠逐步為其他眾生放棄自己的歡樂、利益和其他好處，承擔眾生的痛苦與苦因。如果以前我們這麼做過，應該早就已經成佛了，但事實上，自無始以來，我們都只關心自己，從未為他人著想過，哪怕這樣做帶來的只有更多的痛苦。正因如此，我們要修自他相換，從一般人開始，擴大到以敵人為對境，直到延伸至所有眾生。通過這樣的修行可以積累功德，去除自私的想法並且消除我執。

下面談談廣大的菩薩行。世俗菩提心只是通過壓制我執而暫時克制染污習氣，所以習氣並沒有被消除，未來若因緣具足，又會重新萌發。為徹底消除我執，我們必須修持勝義菩提心。勝義菩提心是指勝義實相，是一切現象的真正本質，這是凡夫所不可思議的。很多哲人試圖回答：我們的本質是什麼？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我們為何一定要過這樣的生活？我們為什麼一定有這樣的觀念？所以產生了許多的哲學派別，比如有部、唯識、中觀等等，這些派別各自還有許多支派。

有些初學者覺得很難理解，如何對母親、家人和朋友生起慈愛之心，因為他們曾經經歷過破碎、冷漠的家庭關係，吸毒等等問題。我們傳播佛法是為了幫助人們解除痛苦，並引導他們趨向究竟證悟，因此要因材施教。誠然，在這樣一個末法時代想要實踐慈悲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要按照上師傳承下來的心髓去修，這些教法精華有著不共的加持力。即使我們無法全部加以修持，僅只持修其中一小部分，也將對我們有極大幫助。佛陀的教法如大海般深廣，即使只能接收一小勺，也有不可思議的利益。而且，需要愛心與仁慈是人類的基本天性，我們必須藉由各種教法和實踐的方便法門，盡一切努力，學習、培養菩薩行的美德。



清淨之見

在續部教法中把「清淨之見」稱為究竟實相，即「同時生起的俱生智慧」。「同時」意為果與因同時生起——果不可外求。故知，「果」並非向外可以尋得，實際上它本就存在我們的內心。因為因果同時產生，因此每個人都具有佛性。

如果精進修持，每個人都能成佛。從世俗諦來說，我們需要經過不同的階段才能成佛；然而因位的心相續和究竟證悟的相續之間有一種連續性，舉盛裝穢物的銅痰盂為例，當這個痰盂盛著穢物時，我們覺得這個銅本身也是骯髒的；如果把痰桶熔化做成銅飾品，人們可以戴在身上炫耀，別人也會很羨慕，好像銅器被徹底轉化了；再進一步，把銅飾熔化鑄成本尊像，人們對著它頂禮膜拜、讚頌祈禱，這塊銅就更寶貴了。實際上這塊銅的性質從未發生改變，它做過痰盂、裝飾品和本尊像，其外觀發生過許多變化，但銅的內在本質從未變異。同樣，本然的基，心的本體，就是佛性。所有現象的本質，無論何時何地都無不同。經由修持，通過智慧與方便消除無明，最終使我們證得佛果。

經過覺受之見的階段，漸漸消除了無明，內在智慧增長，就獲得了清淨之見。佛就是淨除了一切過失和無明，以大智慧證得清淨之見的覺者。就如人從夢中甦醒，將不會再沉迷於夢境；已完全從無明幻景中清醒的人，也不會再有不清淨之見。我們的所見境對他們來說，是完全清淨通徹的，一切都在境意無別之中，一切都在清淨見裡。◎

本文整理自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http://www.hhtwcenter.org/>

歲末新春夏威夷佛藝之旅

● 陳清香



去年七月刊登在慧炬雜誌五四一、五四二期合刊的藝苑精華欄，文中所披露的「駱阜雲的佛化肖形印章」，幾經半年的籌備，紀念展的舉辦終於因緣成熟。駱居士的家屬自澳洲將其生前所鑿刻的各類印章攜來齊集，使筆者得以「現代佛教學會」名義舉辦展覽，以供國內篆刻界同好一同欣賞。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法相刻印——駱阜雲的佛化肖形印紀念展」，便假臺北鹿池園藝文天地，正式揭開了序幕。

今年一月十日，除了將已經出版的「駱阜雲的佛化肖形印」的成書公諸於世之外，也在展場舉辦座談會，會中邀請來自澳洲的駱夫人——梁麗明女士、公子駱平先生，元培大學副校長蔡雅賢女士、藝術中心主任黃曉令女士為座上嘉賓，各自發表與駱居士生前的深厚因緣。其中更邀請篆刻相關學者吳永猛、陳弘勉、李蕭錕、黃崇鏗、詹獻坤加上筆者計六人，就篆刻選材、圖形架構、佛教義理等各方面所表現的美感，共同討論駱居士佛化肖形印。座談會持續三小時，在賓主暢談聲中結束。

其後再藉展覽的場所，於一月二十四日邀請來自美國紐約的生化博士陳玉霞，作專題演講，題目是「健康飲食與佛法」，吸引了三十多位賓客，包括簡進士學長的夫人——李麗也前來聆聽。

「佛化肖形印展覽」結束後，正值學校放寒假，筆者遂與家人在玉霞的安排下，搭機飛往夏威夷拜訪故友蘇淑真。蘇淑真畢業於台大植物系，信佛虔誠，曾於星雲法師舉辦「顯密國際宗教學術研討會」時，受邀擔任司儀。當時她穿上旗袍，在上百位中外賓客前發言，中氣十足，台風穩健。約二十幾年前，她與美國外交官夫婿艾倫曾被派駐臺北，外交官府第，地點就在華岡，與筆者是鄰居。今日因退休而定居夏威夷。

蘇淑真在夏威夷的府第，獨棟豪宅建築，居高臨下，視野遼闊，每日晨昏，朝暉夕陰，美景無限。在蘇淑真的驅車帶領下，筆者與家人旅遊巡禮了五、六個佛寺景點。以下舉其中具代表性者。

其一為位於Palolo valley，名曰：「Mu-Ryang-Sa」（暫譯無量寺）的朝鮮佛寺。佛寺佔地面積遼闊，殿宇布局壯觀，建築裝飾華美，氣勢恢弘。主要建築有大雄殿、冥府殿、梵鐘閣、天王殿等，外觀帶有韓國李朝時代皇宮建築的些許餘韻。其中大雄殿屋頂歇山式樣，正脊筆直，上覆綠琉璃瓦，正面五開間，前樑坊上懸有「大雄殿」的木匾，斗拱椽木出挑，是保留古典木造建築的裝飾精華。

進入殿內，空間寬廣，正中佛龕供一佛二菩薩（見封底），佛頂紺青螺髮，身披金色袒右肩僧袍，結跏趺坐，右手撫膝，左手禪定印，兩旁脅侍菩薩，均寶冠高聳，瓔珞嚴飾，各自跏趺坐於盛開仰瓣蓮花寶座之上。佛像身後光背，漆成紅色光，光中隱約畫了無數的聖眾菩薩。佛龕頂端飾有木造樑柱架構的屋簷三層數間，層層疊高，伸向天井，面積依次減縮，形成角錐狀，十分壯碩。天井以木樑為飾，間又彩繪伎樂天女數身，飛翔其間。從殿內正中的一佛二菩薩像，到光背的聖眾菩薩圖，再到虛空段的寶樓閣建築、飛天圖像等，仿如一幅完整、立體的淨土變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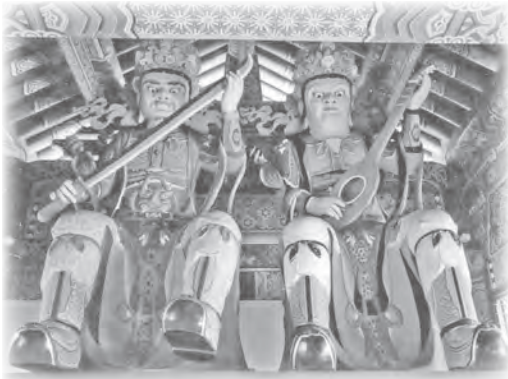
佛龕的左右兩側，是一幅幅自世尊降誕，至示現涅槃的佛傳故事圖，色彩鮮明亮麗。首幅為摩耶夫人手攀無憂樹，悉達多太子自其右脇降生的景況；此幅左端，有九龍吐水沐太子，太子七步行，步步生蓮，且作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形象。（見封面）

大雄殿外空地立了石造佛塔與石造菩薩像，其間，石造半跏思惟菩薩像（見插圖），是以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韓國第八十三號國寶，製作於七世紀的「金銅彌勒菩薩半跏思惟像」為模本而雕造。菩薩頭戴簡素寶冠，面容端正，眼瞼下垂，作思惟狀，菩薩上身，衣紋緊密貼身，無褶襞；下裳衣紋寬鬆裹著兩腿，又垂及蓮華寶座之上，右手指頤，左手撫小腿，整體造形十分優美。尤其寶座下的十二神王浮雕，刀法細緻，造形多具變化。朝鮮彌勒菩薩半跏思惟的造形，來自華北北朝時代的彌勒信仰，一直至唐初長安尚還流行，但盛唐以後，信仰與圖像製作為觀音與大幅經變所取代，半跏思惟像不若前盛。傳至高麗新羅百濟，以及日本的半跏思惟像，卻大行其道，且又推陳出新，首爾（漢城）國立博物館所藏三國時代金銅彌勒菩薩半跏思惟像，變成為韓國佛教造像史的標的之一。

無量寺的四大天王殿（見插圖），一如中國明清時代佛寺，位於正殿的前方，有趣的是，此天王殿兼具山門的造型與功能。若是日式曹洞宗與臨濟宗的禪寺山門，其門上通常另立鐘樓，



■ 石造半跏思惟菩薩像



■ 天王殿



■ 東本願寺大殿堂

形成山門與鐘樓合而為一的布局。此天王殿殿宇不大，中央為信眾出入穿越的走道空間，居其間，向左右兩旁仰上瞻觀，四大天王分據左右兩組，高坐在樑基之上，頭頂著屋脊的桁木。四大天王均頭戴五彩花冠，身著戎裝，長筒馬靴，作善跏坐姿。手中的持物，分別為寶劍、琵琶、靈蛇（狀如龍），另一持物狀似斧頭或傘柄。其面部表情，雖未如明清佛寺四大天王般誇張面部起突肌肉，但就衣著、持物、手勢姿勢而言，明顯

的，是沿襲明清四大天王的造像系譜。

其二為日式的淨土佛寺——東本願寺，是近世日本佛教十三宗之一，全稱真宗本願寺派的佛寺。該寺的本山在京都，奉印度的龍樹、天親，中國的曇鸞、道綽、善導，日本的源信、源空等七祖為遠祖，師事源空的親鸞為宗祖，奉行《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等三大經典。與國內淨宗行者一樣，以稱念阿彌陀佛聖號，求往生西方為行持法門。

東本願寺的大殿堂（見插圖），正中木造雙層頂唐博風式的殿宇佛龕內，供奉著阿彌陀佛立像，左右兩側依牆背，各又設立較小形木造殿宇式佛龕，龕內各自懸掛一張立軸，一幅繪有親鸞



■ 觀音廟內景

祖師的頂相，另一幅是蓮如上人的頂相。

親鸞祖師（1173—1262），京都人，姓藤原，自幼剃度於青蓮院慈圓門下，二十九歲時，拜法然上人為師，致力於念佛他力法門，並四處說法教化，皈依者甚眾，著有《教行信

證》六卷，創錦織寺等多間寺院。示寂後，門人奉遺骨於大谷，並拓展真宗本願寺的法脈。

蓮如上人（1415—1499）為本願寺第八代祖師，十七歲時，依青蓮院尊應剃度，至大谷研究宗義，巡禮親鸞遺蹟，致力弘法，中興本願寺，著有《正信偈大意》一卷。

大殿前方排列數十方長椅長桌，桌前有課誦本，筆者隨手翻閱，有《正信偈》曰：「歸命無量壽如來，南無不可思議光。……憶念彌陀佛本願，自然即時入必定。……唯能常稱如來號，應報大悲弘誓恩。……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其三觀音廟，坐落於大馬路旁，是綠瓦紅柱，仿中國古典式外觀的寺廟，由排樓式題有「觀音廟」三個大字的山門進入，便見到架高地表的殿堂。轉身步上石階，見到入口門柱上，懸有左右木質對聯，大型書體字曰：「慈雲安八島，德水靜重洋。」兩旁各有一行小字，曰：「中華民國十年秋日沐恩弟子陳寬敬送。」進入堂內，高挑寬廣的空間，正中一尊高大的觀音菩薩聳立其間（見插圖）。其右側玻璃櫃內，供奉著韋馱尊者，左側玻璃

櫃內則安奉伽藍尊者。三尊像前，放置三張長形供桌，桌上擺滿了各式供品。這是沿襲國人在農曆過年前的供養方式，與台灣寺廟氣氛，很相接近。

其四乃位於鄭家的佛教共修團體——「佛陀淨宗學會」，是一群行持淨土法門信眾的團體。鄭家數十年前來自越南，一家四口以聽淨空法師說法的錄音帶，逐漸進入佛陀世界，行持以念佛一門深入，十分虔誠。家門口掛



■ 佛陀淨宗學會佛堂

一木製名牌，曰：「佛陀淨宗學會」。進入室內，一排會議桌，賓主圍桌而坐，討論佛法。四周有書架（見插圖），一臺電視銀幕。牆壁四周掛滿了一幅幅的阿彌陀佛接引像，打開另一扇佛堂的門，是供奉阿彌陀佛像，和放置拜墊蒲團的共修室。鄭居士邀請了他們的朋友和朱偉方夫妻和大家見面，參觀他們的佛堂，分享學佛的體驗。雖然家中沒有華麗的藻飾，只供奉阿彌陀佛，但這是真正修行的道場，其修行的法門來自台灣。

淑真還帶我們參觀掛滿中華民國國旗，與美利堅合眾國國旗的夏威夷中華文化中心，和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分會，也參觀火魯奴奴學院美術館。限於篇幅，故不多述。

此次所巡禮的佛寺，有韓國、日本、臺灣等不同的系統，卻不約而同都屬於淨土宗。即便是韓國的無量寺，雖調為禪寺，但大殿擺設，仍透露出淨土的氣氛。小小的夏威夷，面積不大，人口不多，卻帶著濃厚的東方情調。🕉

菩提道上

(二七〇)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現年九十二歲，六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年應聘赴美弘法迄今。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曾任美國佛教會紐約大覺寺住持。仁老深入經藏，戒行嚴謹，親近印順導師多年，深得導師器重，讚曰：「志性堅強，在這末法時代是很難得的。」並言：「與我同住中以仁俊最為尊嚴。」仁老學養俱佳，時以文章、詩詞、偈語示人「慈悲、智慧」，激發菩提心。

🌸三八四〇

世間最難得的一種人，決意拋卻真我，把「緣起」假我用活了；出世最急需的一種人，致心擇倡正法，把「性起」俗法揚棄掉。

🌸三八四一

從平常消融中領會、體悟「畢竟寂滅」者，身心觸應而運的正法——緣起，不忽不著於名相，依名相的啟示，向實相（「法性」）中念念安心，事事明心，安明得事不著相，理不蔽「性」，從「自性」中淨落落，敞廓廓地透脫出來，修為開去，心空性寂得絕情地直下翻身，當前現身，這麼樣談「明心見性」，方能不墮「心窟」，超絕性白！

🌸三八四二

如何做個最分明的人？空不斷滅，有不著幻。怎樣發個最切實的心？智能遣我，悲能涵人。

🌸三八四三











煩惱的導火線——我見，日常中不盤它，不縱它，就觸不到這條導火線。

🌸三八四四

如何控制煩惱？腦不爆火，我不衝心。如何勘練業緣？命不戀物，德不誑人。

🌸三八四五

空寂中立穩了空間，行空無畏無有量；時光中用明了時間，惜時不怠不被囿。

- 三八四六 一等人物可貴處：不戀己不誤人，致己為人永不已。一等事理可尊處：能解空能悟緣，行空創（福智善根）緣久愈勤。
- 三八四七 最現實的受用、發達，人做活了，法用決了，不跟人鬧氣鬥狠，菩薩心臉驗得熱絡誠切，慈和慧忍常相應。
- 三八四八 以智運腦、養腦息惱火；行慈驗心、發心增忍德。
- 三八四九 什麼人最精於說法？不讓自我開口，澹默行空離諸見。什麼人最善於離欲？不與他人絕緣，淨豁觀有秉一心。
- 三八五〇 內在能安穩的人：平得柔通明徹，化融見障情纏；外在能健正的人：廓得澹寂真決，察覺法入心開。
- 三八五一 沒有虛度時間，則不辜負時代；沒有妄行空間，則能體會空寂。
- 三八五二 最有力的手——善用時間不浪費，最有光的眼——明察空間能開通。
- 三八五三 如何實用智慧？不讓自我拋頭露面，恣意逞氣。如何實踐慈悲？盡對他人披肝瀝膽，推心置腹。
- 三八五四 最剛的人——無聲無臭中對治煩惱，內在覺醒自在；最柔的人——有聲有色中活脫情見，外在通明坦暢。
- 三八五五 有為不為己，生死中印持得無貪、無痴，觸處澹明智起用；無為能為人，往來中照融得不離不即，隨時健昂悲發力。◎

《人類的宗教——佛學篇》讀後心得

九十七年度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慧三法師獎學金

●黃品芬

大葉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四年級

編按：民國四十七年，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師發心刊印《佛說八大人覺經》，普贈大專青年，徵求心得報告，其後並集結付梓、資印千冊，彙編為《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在大環境更迭的五十年後，慧炬仍持續沿溯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的歷史淵源，只為能鼓勵青年學子勇於伸展初萌的學佛芽種，涵泳佛法的深妙大海，提昇生命意義，讓佛法得以成為年輕生命的指引磁針，在每一次困挫磨練的纏縛中破繭重生。初啼之聲或許生澀，但學佛的青年總是別具慧眼，且讓我們獻上最誠摯的祝福與欣慰，並說聲「加油！佛陀的孩子們！」

前 言

多年後的某時某地

我回憶此刻將輕聲歎息

在某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後

樹林裡岔開兩條路，而我，我選擇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

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佛洛斯特〈未選擇的道路〉(The Road not Taken)



壹、不同的道路

如果說，成為一統天下的王者，是條鬥爭不斷、爾虞我詐的不歸路；那麼修成正道的覺者，就像是走在孤單險巇，與自我意志拔河的山羊腸小徑。王者霸業的起始，或源於民瘼，或出於一己野心，影響所及，多在一時一地。覺者的思想，有從現實困境而起，亦有從人們避無可避的痛苦為開端，其理念打破時空界線，跨越種族、國界、語言種種藩籬，世代流傳，為人所追隨、信仰。王者與覺者，並無高下之判，也無調對錯，只是依循行者的心志。生於北印度迦毘羅衛城的悉達多，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回應召喚，從成王之道，義無反顧地走向覺者之路。

像每一位急於測知孩子未來的父母般，悉達多的父親——淨飯王，在悉達多誕生後不久，隨即召來多位相士，卜算太子的未來。值此之際，命運之輪已經悄悄開始轉動。淨飯王擔憂太子

真如卜人所言出家為僧，遂打造了一個嚴絲合縫的無塵室，將世間的歡樂與美好都呈現在太子眼前，不讓死亡、衰老、疾病擾亂太子的心志。我們無從得知，淨飯王的決定是否正確。如果悉達多不是那麼刻意被隔絕於老、病、死的狀態，而是順其自然，在苦樂交雜、美醜並立的環境下成長，也許衝擊就不那麼大，感觸也就不會如此深刻。無論如何，悉達多看清在美麗事物背後所隱藏的，是無盡的痛苦、煩惱，他不斷思索要如何跳脫這個輪迴。幾經思量後，他毅然決然捨情割愛，出離塵世，拋棄貴族的身分，削髮為僧。

由太子成為僧人，從王者之路轉向覺者之道，這或許是迦毘羅衛城的損失，卻是宗教哲學界的一大收穫。得失之間，著實難以預料。

貳、中道的探索

一心尋求解脫之途的悉達



多，走在求道的路上，可說是以「神農嚐百草」的方式，跌跌撞撞地摸索著。首先，他參訪當時六師外道中最有名的阿羅邏迦藍仙人，向仙人修習禪定，很快地，悉達多就領悟了禪定的境界，但他並不認為禪定是解脫輪迴之苦的方式。於是，他轉向苦行，從一天一粒米，到七天一粒米的「自餓外道」方式，多次瀕臨死亡，仍不生退轉之心，一心想要求得解脫之道。就這樣過了六年。在餓餒中，悉達多回想這一路求道的經驗，他了悟到：不論是放縱感官的樂行，或是自我虐待的苦行，皆非出自理性，而是極端的情緒影響所致。放縱與自虐，過猶不及，二者皆非人之常情。既有違人性，必不能行之久遠，又豈能引人解脫呢？因此，中道才是他該走的路，自此進入第三階段的修行。

循著中道主義，悉達多終於成就無上正覺。悟道後，佛陀在鹿野苑向五比丘初轉法輪，提及「四聖諦」中的道諦，即為「八

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試問，若是人心恆為苦樂所主宰，能夠對宇宙人生產生正確的認識，保有正當的念頭，收攝並導正其思想言行，進而追求身心的清靜和諧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由此可知，中道主義是八正道的基礎，而八正道是讓身心能夠不斷精勤修習的方式。依循中道主義，才能永保清明的智慧之眼，不讓自己陷於偏頗而無從察覺。

叁、覺者先師皆同道

在〈革命的聖人〉中提到宗教產生的六要素，包括：權威、儀式、臆測、傳統、神恩、神秘。此六者是宗教得以萌芽、成長茁壯、進而攀上巔峰的因子。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權威把持於特定人士之手，只為其服務；若只重視儀式的完整，而不問是否心意虔敬；對於鬼神等形而上的世界過度想像，則容

易昧於現實，執著於細節小道，於所求者無益。假若將趨吉避凶、化險為夷的好運道，完全歸因於神明的恩賜，不免會有過度迷信的流弊。一個食古不化、裹足不前，無法隨時變革的團體，則難免因過於傳統守舊，而窒死自己。

佛陀建立的佛教，在對這六項要素進行逐一反駁時，其中若干主張，竟然與孔子的思想不謀而合。佛陀約莫出生於西元前五六五年，與孔子的出生年代相近（西元前五五一年），社會背景亦有類似之處，其信仰及學說流傳至今，仍為人欽敬尊崇。

首先，從背景來觀察。春秋，是周天子威權旁落，四方諸侯競逐霸業的動盪時代。封建制度的解體，造成官學外流。值此之際，將教育推廣到民間，打破壟斷於貴族之手的受教權，令平民百姓得以識字讀書，再憑藉自己的學識遊說諸侯，取得高官厚祿，促成此一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人稱「萬世師表」的孔子。

誕生於北印度的佛陀，是出身貴族的帝剎利。依婆羅門教規定，只有婆羅門（祭司）、帝剎利才能信教，至於為金字塔頂端服務的首陀羅（奴隸）、賤民，只能生生世世痛苦地輪迴，修行無門。佛陀認為，只要是人，不分身分地位，皆有佛性。此說旨在否定婆羅門教囿於身分之見，將信仰的自由還給眾人。此舉與孔子將教育散播到民間，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信仰與教育，皆能讓人產生提升、向上的動力，帶來擁有希望的遠景，而佛陀與孔子，正是重要的推手。

其次，二人對於學生和弟子，皆採「因材施教」。佛陀長達四十九年的說法生涯裡，學問最佳的阿難尊者，與生性愚鈍的周利槃陀迦皆為其弟子。對於根器有別，智慧有高下的弟子們，佛陀採用各種法門，為的就是要引出弟子們與生俱來的佛性，領其走向開悟之路。此與《論語》裡，孔子對於學生所提出的相同問題，隨著學生資質高低、人品



表現、行事作風，甚至個性，而有不同引導。這種教學態度，又與佛陀同出一轍。

佛陀對於婆羅門教的詭祕主義，相當不以為然。他曾對弟子們說：「我沒有留下什麼不給你們啊！」這種不藏私、樂於傾囊相授的精神，也表現在孔子身上。在「趨庭之教」的典故裡，陳亢發現孔子以詩、禮為教材，來教育門生與其子，並未私心偏愛自己的兒子伯魚，難怪要讚嘆「君子之遠其子也」。

一回，子路向孔子請教如何侍奉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且不語怪力亂神。師生間的問答，以及孔子不討論鬼神之說的態度，說明孔子對現實世界的「人」關心程度，遠高於超自然力量。儒家以人為圓心，提出自己與自己、家人、社會、國家的進退對應之道。至於那些人的五感所不能體驗，則心懷虔敬，但不進一步討論。無獨有偶，佛教亦從人身出發，關

心的是人的處境。基本教義「四聖諦」之首，即為苦諦，不管是三苦、八苦、五陰熾盛苦，無不揭櫫人生本苦的真相。由細數人身之苦的種類為始，依序說明眾生因業與惑而招苦，與如何對治，及斷苦的法門。佛教與儒家，關心人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並進而發展出應對之法，其所注重的焦點，始終是一樣的。或許，這點也是佛教進入中國後，能與儒家迅速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肆、求道終有望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現代人面對環境之複雜，人心之險惡，較之哲人的時代不知凡幾。如何在繁雜的世界裡，讓自己始終保有清靜的本心，不為無明所擾，是個人與社會的雙重課題。早在兩千五百餘年前，佛陀就對眾生將臨之困境做出開示。現在，該是我們動身上路，去找尋解答的時刻了。🕉

給修道者的建言

● 宗薩欽哲仁波切

宗薩欽哲仁波切於一九九五年七月造訪澳洲的期間，曾給予修道行者諸多振奮、幽默與實用的建言。為使讀者一瞥仁波切的智慧與機智，謹此節錄仁波切於澳洲金剛總持寺（Vajradhara Gonpa）開示的部份內容。

有兩種趨近精神之道與佛法的方式。理想地來說，學習佛法或修行精神之道的動機，應該是為了開悟成佛，僅止於這樣，就此打住！但是因為我們的習性而有了另一種方式，不管在東方或西方都是如此。舉例來說，在東方，佛法成了某種近似宗教的事務，人們修習佛法是為了長壽、為了財富、為了驅魔等等。他們想要開悟嗎？不，他們想要的是增

飾這一生。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西方，佛法並不是真的用來開悟，修行主要是為了舒緩個人、治療個人、放鬆個人、改變個人。從佛法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式都是錯誤的。為什麼？因為佛陀說法並不是為了這些世俗的目的。或許你不是求取物質上的利益，但也是為了某種精神上的獲益。如果你的動機是想要擁有快樂的人生，則佛法是你應該規避的一條道路，因為你研究佛法越深刻，就會與自我越相牴觸。

容我再談談這些世俗性的目的。什麼會使一個人變得脆弱？印度最偉大的註釋者及噶當派（Gadampa tradition）最偉大的祖師——阿底峽尊者，基於佛陀的法教得出一個高妙的結論，他說有八種陷阱

能讓一個人變得脆弱。第一種陷阱是想要得到讚美，第二種是不想被批評，然後是想獲得與不想失去，想要快樂與不想要不快樂，想要被注意與不想被忽視。這些便是八種陷阱或所謂的世間八法（譯：古譯為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你必須時時檢視自己是否已掉入這些陷阱之中，一項或至全部。小小的、空洞的、荒謬的溢美之詞，就能讓你變得脆弱不堪。批評亦然，一些荒謬的、毫無意義的批評，可以永遠地傷害你。那被關注又是如何呢？我們是多麼喜歡被注意啊！是多麼不喜歡被忽視！如果你掉進這其中的某個陷阱，你就是一個不堪一擊的人。所以假如想成為精神道上的行者，你必須每天自我提醒一件事——今天掉入了哪些陷阱？

動機非常重要。如果修習佛法的動機是為了開悟，那

麼就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修行之道。什麼造就了完整的修行之道？一個完整的修行之道必須具備見、修、行……等。談論「見」有些困難，但擁有正「見」卻非常重要。多數人知道許多方法，但對「見」的了解還是不夠。

「見」極為複雜，舉例來說，為什麼要打坐？因為想要成佛，單是說說還是不夠的。成佛可能嗎？當然！但是為什麼要成佛？這要怎麼做？你不能只是盲目地想要成佛，你必須建立起為何有可能成佛的理由。以佛法的觀點看來，無明是暫時的，可以被淨除、被摧毀的，因此成佛有可能。如果沒有這樣的「見」，如果只是模糊地跟隨，雖然會意外成功，但你不能永遠相信那個成功會到來，你必須要有一個「見」。

當我們看電影時，會有真正的出離心。為什麼？因為看電影時，螢幕上發生的事情，在你的腦袋裡會知道那是

假的，那只不過是一場電影罷了。假如中途想上廁所，一定要有膽子站起來走出去。這便是我們所稱的出離心，因為你對那部電影持有「正見」。

現在當這部人生大戲正在放映時，卻沒有多少人有膽子去上廁所，哪怕是才一秒鐘！我們一直看著電影，被它牢牢地佔據。如果你突然了解到這只是一場電影，並不意味著你就要離開電影院，並且承諾再也不看電影了。這好像是當一名僧人或尼師，只對某些人有好處，但不是人人都適合。在明白這是一場電影之後，你會繼續觀看它，但採用一種態度——你瞭解以前所認為的大事，現在變得不那麼重要了；這種態度的改變正是你所需要的。但要明白這是一場電影卻

相當困難，我們總是被信以為真所困住！

試著想想看，因為你的業力與福德，電影院中鄰坐的人知道你強烈地認同這部影片，以至於你有某種程度的執迷，因而哭、因而笑。所以他便對你說：「喂，這只不過是個電影！」而這正是你的上師告訴你的事。但要有機會坐在具有這種膽識的人身旁是相當難得的，你必須要有許多福德才能如此。也想看看這可能有多糟糕，當這個坐在你身旁的人正要告訴你這只是一場電影時，坐在你後排的人剛好咳得很厲害，讓你錯失了聽到這個建言的機會！🕉

原文轉載自《柔和聲》第四期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悉達多本願佛學會重新校正

喇嘛

● 本刊編輯室 整理



壹、前言

從公元七世紀初的印度引進至今，藏傳佛教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半個世紀以來，西歐、北美等西方國家形成了遍地開花的興盛局面，港台和內地各階層人群中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數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有鑒於此，對於藏傳佛教僧職的分類制度，確實有其研析的必要。因著經典專題的方向，本期特別針對「喇嘛」的定義與意涵做探討。（以下文中之稱謂名詞，多為藏語音轉譯，不另逐一註解。）

貳、一般常見的藏傳僧眾稱謂

札巴：對一般出家學佛之普通僧侶稱呼，或敬稱「尊巴」，安多地區（青海、甘肅南

部）則稱為「阿窟」，這都是在不知道姓名的情況下用的稱呼。前藏稱「沽修拉」（俗家人對僧人的稱呼，有「先生」的尊稱意涵）。女性的出家眾則叫做「阿尼」（拉薩）、「確拉」（前藏）或「覺姆」（西康），敬稱「尊瑪」。現今漢人對男眾出家僧多以「喇嘛」相稱，是較為籠統不正確的稱呼。若在寺院中，則是彼此互稱名字，並會對尊長者加職稱。

喇嘛：「上師」之意，原為對藏傳高僧的尊稱，但現今常用作對所有修行藏傳佛教的僧侶之尊稱。西康地區的俗家人對所有出家僧人稱「喇嘛」，早年藏傳教法傳入漢地，多由西康傳入，故漢地也沿用此稱謂習慣。在青海西康寧瑪巴、噶舉巴，是對閉關三年三月修行者之尊稱。

嚴格來說，原本「喇嘛」為至高無上者、大覺悟者的意思，其他如金剛阿闍黎、格西、堪布……乃至大法王（如達賴喇嘛）等身分也都稱為「喇嘛」。一般來說，對自己的上師可尊稱「喇嘛」，而為弟子傳授灌頂、口傳口訣與教導完整實修法門的上師，也就是「根本上師」，則尊稱為「札威喇嘛」。現今漢地、西方人常泛稱、尊稱一般藏傳的出家人為喇嘛，意義雖不正確，但似乎已約定成俗，成為一種通用且具禮貌性的慣用稱呼。

阿闍黎：梵文意譯為規範師、正行，在密教（金剛乘）中則為金剛上師之意。為修習（聞、思、修）顯密佛法多年後，進入修行院閉關修行，證悟通達實證實修者；並經傳承最高法台（法王）認可，能擔任密法大型法會壇城之執法上師，蓮花生大士為西藏第一位阿闍黎。顯教中，阿闍黎可分五種：出家阿闍黎（授出家十戒師）、受戒

阿闍黎（受具足戒之羯摩師）、教授阿闍黎（受具足戒時教授威儀之師）、授經阿闍黎、依止阿闍黎（同起居，從而受教之上師）。密教中，為人傳法灌頂，須有金剛阿闍黎的身分，擔任金剛阿闍黎必須具備下列條件：得到四續部的灌頂、閉關取證、火供（護摩）儀式圓滿、通達顯密佛法（經續論典、四攝法、儀軌等等）、戒律清淨。自己有能力傳授密法時，須經根本金剛上師許可，方能擔任上師阿闍黎。

堪布：

一、佛學院博士：在寧瑪、薩迦、噶舉派中，「堪布」是指精通經律論三藏等顯密教義的教授，地位約等同於格魯派中的「格西」。「堪欽」則是指「大堪布」。

二、佛學院（札倉）院長：在格魯派中，佛學院的住持才稱為堪布，必須具有格西學位；卸任後稱為「堪殊」、「堪蘇」。通常大寺院是由數個札倉

聯合組成，一個札倉的規模實際上就是一座完整的寺院。

三、在西藏政府的僧官系統與格魯派的高層職務中，也有某些類別的堪布職稱，如：基巧堪布（管理布達拉宮內部事務）、總理堪布（總管全寺院事務）、赤巴堪布（全寺首席委員）等等。

四、可為人剃度、受沙彌比丘戒的三藏大法師。

五、精通任何世間法，由寺院或官方頒授特殊門類的堪布頭銜，如「繪畫堪布」、「詩詞堪布」等等。

以上前四種堪布都必須出家，大眾咸認具德有極大修為者，皆可加冠尊稱為仁波切，若是擔任一院之住持時則稱為「堪仁波切」，卸任後稱為「堪殊仁波切」。最後一種的精通世間法堪布職稱，則不須出家，也不會被稱為仁波切。

格西：原為藏語中「格威西念」的簡稱，文義為善知識、善友、精神之友。噶當派

的桑普寺（西元一〇七三年初建，位於拉薩河南）開始特別使用「格西」一詞來稱謂通過層層嚴格考試，精通佛學的博士，後來的格魯派沿襲自噶當派，成為正式的學銜，相當於現代學制的博士，薩迦派與苯教也有類似的用法。

因宗派、寺院的不同，格西的類別等級與地位也有所不同，以格魯派來說，格西可粗分為顯宗格西與密宗格西，僧眾在顯宗方面所學共同教材都是「五部大論」，即《釋量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戒律本論》、《俱舍論》，循序修學通過考核後，方可取得顯宗格西學位。其中因為立宗應試的場合、節日不同，顯宗格西學位又分四種等級：第一等級是「拉然巴格西」，即拉薩的博學高明之士，是最高等級的格西學位，考取過程十分隆重，須經寺院錄選後進行兩次複試，每年藏曆十月集中進行第一次複試，在達賴喇嘛、甘丹赤巴、三大寺（甘丹

寺、色拉寺、哲蚌寺)數萬僧眾與各寺代表等的環視下，應考者順序於中央高台上座，進行立宗辯論，主考的高僧或深奧淵博、或隨意發問，考者只有滔滔不絕，應答如流，論述條理清晰，才有希望獲得學位。第二次複試則是在藏曆正月傳大召時進行，每天應試考生一至兩名，傳召大會結束時公佈名次，傳統上每年只取十六名，前七名有排名，其餘不分名次，由甘丹赤巴率領取得拉然巴學位的大召格西，繞大昭寺遊行一周，讓教民瞻禮學者風采。第二等級是「磋然巴格西」，即全寺性卓越高明的人，是於藏曆二月(二十九、三十)舉行覆試，正式立宗與三大寺僧眾辯論通過後考取，與拉然巴格西考試相似，但規模不如。第三等級是「林賽格西」，意思是從寺院選拔出來的有才學的人。三大寺的學僧在所屬寺院大殿的法會中，立宗答辯通過而考取。第四等級是「朵然巴格西」，意思是在佛殿門前石階上經過辯論問

難考取的格西。在某些寺院中，必須在學完五部大論後，繼續深研十數年才得以考取。

位於後藏首府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班禪喇嘛駐錫主寺)，並不使用「格西」作為學位，而是稱為「噶欽」，地位類似於三大寺的格西。

格西尊銜只授予出家人，若還俗則取消格西身分。為從嚴審核，約從千禧年起，達賴喇嘛將已獲得格西身分者的格西證書，視年齡老少等情況，或如期頒發，或延後十年才頒發，未發證書期間只給證明文件。

至於修習密宗方面，凡是三大寺的僧人，在得到有名次的格西學位後，有志於密宗方面進一步深造者，才能進入上、下密院學習，因此真正出自上、下密院的僧眾都是顯密兼通者，被稱為「喇嘛舉巴」。上、下密院裡的僧人，有一部分在入寺以前已考取了格西，他們是密院的正宗僧人，稱為「佐仁巴」。有三大寺僧籍或



其他寺院前來附讀者，稱「吉仁巴」，所以，並非每一個西藏的學僧都修習過密法的。經過密宗學院的嚴格修習與苦修，通過密乘立宗辯論後考取的密宗格西最高學位為「昂然巴格西」。

祖古：意為化身，指佛的三身或四身之一，是原已成佛、成菩薩但為度化眾生而發願受生之色身，即轉世修行者。普遍尊稱某位高僧乘願再來，及菩薩降臨世間之大成就者。如釋迦牟尼佛、蓮花生大士（法報化身）。藏傳佛教轉世制度盛行後，即用作前世為具德高僧轉世再來者的稱呼，漢語中常以「活佛」來尊稱，其實「活佛」這樣的稱呼在藏傳佛教中是沒有的。

仁波切：藏語直譯為「寶貝」、「珍寶」，引申為人中之寶、珍貴的人，是對自己的上師或轉世認證的喇嘛的尊

稱。西藏人對佛法大成就、大修行者也稱呼為仁波切。有些人稱仁波切為「活佛」、「佛爺」、「轉世佛爺」，皆非正確，因為仁波切不一定就是轉世的「祖古」，法王、堪布（寺院住持）、咸認具德的金剛上師與格西（堪布）等皆可加稱為仁波切。上師（梵語音譯為「咕嚕」，Guru）加仁波切——「咕嚕仁波切」，也特指藏傳佛法的開山祖師「蓮花生大士」。

赤巴：不同地區或寺院亦稱為「赤欽」（「赤」意為「法座」，「欽」意為「大」），即最高等的黃金法台之意。用以稱呼傳承法脈地位非常崇高之尊者，如甘丹法台，為宗喀巴大師之法座繼承者。一般寺廟方丈亦可稱呼為法台，其法座設在各大寺院的大經堂內。大經堂是一般藏傳佛教寺院中的最高權力機構，重大宗教活動就在大經堂舉行。「赤巴」



就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動或事務的負責人，在全寺主要札倉（學院）的堪布（住持）中推薦具有淵博佛學知識、德高望重的高僧來擔任。「赤巴」這一職位的任期依各個寺院的情況而各異，歷史上不少寺院的赤巴多是由該寺主要的轉世祖古來兼任，例如，第一世至第五世達賴喇嘛就曾任哲蚌寺赤巴。

著名的「甘丹赤巴」就是繼襲格魯派祖寺——甘丹寺之宗喀巴大師法統寶座的僧職稱謂，唯有考取拉然巴格西並進入上下密院深造取得昂然巴格西，之後逐級勝任至法台寺主後，才有資格被推列為候選人，並依前後排位順序接任甘丹赤巴法座，是藏傳佛教的第一赤巴，在格魯派中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任期七年。擔任甘丹赤巴一職者，從入寺為僧到升任甘丹赤巴，至少要經過：基礎學習（2~3年）、學習經論（包括基本經典與五部大論，約需22~

24年）、準備格西考試（依能力約需1~20年）、修習密宗通過密宗立論考試（5年）、擔任格貴（掌堂紀律師，4個月）、翁則（領經師，3年）、堪布（3年）、堪殊、夏孜（甘丹寺東學院）或講哲（甘丹寺北學院）法主（若干年），幾十年的顯密修習與教育、寺院管理經驗，通過數十、數百次考試辯論，強調只重視佛學學識，而非出身（轉世）。因此，能通過層層考測、選拔而成為甘丹赤巴者，均為一代佛學宗師。

法王：原為佛陀稱號之一。如《妙法蓮華經·譬喻品》：「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又《無量壽經》：「佛為法王，尊超眾聖，普為一切天人之師。」後來延伸作為尊稱「法王」者，情況有幾種：（一）古時信奉佛教非常虔誠，且護持佛法之國王，如古印度之阿育王、西藏之赤松德贊。（二）信徒稱呼對佛法弘揚有鉅大貢獻者，如宗喀巴

大師、龍欽巴大師等。(三)元世祖冊封薩迦派八思巴大師任國師(西元1270年)後,並受敕為大寶法王。後於明永樂五年(西元1407年)明成祖封噶瑪噶舉派的得銀協巴為大寶法王,封薩迦派貢噶札熙為大乘法王(1413年),明宣宗封格魯派釋迦益西(宗喀巴八大弟子之一)為大慈法王(1434年)。法王若直接從字面翻譯為藏語,可讀作「確給」,但西藏本身對僧侶之尊稱中並無「法王」封號,許多藏人還是因為到台灣來,才聽到原來某某仁波切是台灣人口中的某某法王,而一般藏人並非以「法王」來尊稱達賴喇嘛,常用的尊稱是「嘉華仁波切」(「嘉華」意為「勝者」),或是更尊貴地稱呼「昆頓」(Kundun,意為「陛下」)。

參、藏區對喇嘛一詞的解釋

「喇嘛」是藏語,是梵文Guru(咕嚕、俱盧)的藏譯,

含義非常深奧。「喇」在藏語中意思為「魂魄」,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這個詞的概念就已經存在,後來佛法傳入藏地後,則用作是輪迴和涅槃的怙主,有智慧至高無上的意思;「嘛」為「母親」,為視一切眾生如母親對己子般慈悲,也是至高無上的慈悲意思。對於西藏文明不太瞭解的人,或言西藏的喇嘛和漢地和尚一樣,實際上,並不是每個出家人都能稱為喇嘛,稱為喇嘛的也不一定是個出家人,因為也有在家的喇嘛。另外,給自己傳教佛法的師父也稱做喇嘛,現在漢地喇嘛稱為上師,就是無上師父的意思。喇嘛是對有較高修養而能率眾修行者的尊稱。出家人不一定是喇嘛,喇嘛也不一定是出家人,所以,從表面上看是無法分辨出家人和喇嘛的。

按佛經來講,出家人可以穿三件僧衣,居士不許穿三件僧衣,但可以傳教佛法,就像漢地的在家師父。有些寧瑪派與薩迦派的著名上師,與格魯派



主要法脈傳承者皆為出家僧人的情況，有所不同。除了出家僧眾外，寧瑪派與薩迦派的著名上師，像是寧瑪派敏卓林寺敏林澈欽法王（睡覺法王）、薩迦天津法王與薩迦達欽仁波切等上師，是屬於特有而嚴格的血脈傳承，其傳承法脈的持有者，並非透過出家人寺為僧或者轉世的途徑來傳承，

但是，有些其他的藏族佛教修行者不是出家人，確也同樣穿著出家眾的三件僧衣，裝成出家僧人，打著佛的旗號來矇騙，以致信眾們無法清楚分辨，再加上平常人對於這些衣著等細節也不容易理解區分，所以這方面的界定較亂，但這不是藏傳佛教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對此，正信佛教徒不能盲目地評價或信任，應該多加瞭解才是。除了出家眾與血脈傳承者外，藏地也有被稱為瑜伽士的佛法修行者，因此若見到藏地穿著近似藏傳僧衣者都叫做喇嘛，這其實並

不算正確。

藏語的喇嘛也有「上師」之意，簡單來說就是有資格教導佛法的善知識。善知識的意思有兩種，一是外善知識（外在上師），一是內善知識（內在上師）。所謂外善知識，佛陀在《總集經》中說：「所有的佛以及進入菩提之道的菩薩行者們，必須依靠善知識。」讓佛子進入究竟解脫之道，把大乘法門如實傳授的上師，即是外善知識。內善知識則包括正知、正念、不放逸，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度，依靠它們，才能得到短暫的人天福報和永久的佛果。也就是說進入菩提道的菩薩行者，以及將佛陀傳下的六度法門宣揚的高僧大德等，都是學佛弟子能夠依止的上師。

有些人將藏傳佛教稱為「喇嘛教」，認為密教的經典法理已被藏族喇嘛們摻雜修正，內容不是佛陀宣講的教義，這是非常大的誤會。事實上，藏

傳佛教所有教派的根源，都匯歸於顯密教義；首先由釋迦牟尼口述，其後由印度大學者們對顯密要義的詮說解釋，再由具有菩提心的藏民君臣，和無數先輩譯師，放棄對物慾享受，甚至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歷經千難萬險，像流水般一次又一次不斷地湧向印度和尼泊爾以及漢地等處，依止有口皆碑的佛法博學大德，求取教戒、聆聽經義，最後才翻譯成藏文。以這些耳提面命、文句殷切的經典為根本依據，進行聞、思、修學的藏傳佛法，絕非存在偏頗、杜撰的問題。

肆、喇嘛在皈依上的意義

藏傳佛教中特別強調上師的重要性，目的是在強化「皈依僧」的重要性，對於「上師」的界定，其實甚為嚴謹。在台灣或漢地，對於穿藏傳僧服的出家眾以「活佛」相稱，其實是不適切的用法。藏傳佛教的

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就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佛教僧侶」，一名來自西藏安多省的出家僧眾，但並不擁有佛陀那樣的偉大功德。所以，參加過藏傳佛法課程的大德們可能都有印象，不只是達賴喇嘛，所有上師、仁波切在上座前都要向法座後的佛陀或壇城頂禮。

近年藏傳教法逐漸風行，常常可見一般弟子熱切追逐「上師」、「仁波切」，但卻往往未能好好地仔細去觀察所謂「仁波切」、「上師」的修持，是否與名銜一致，忽略了稱謂並不一定能完全反應修持，落入信假為真，成為附佛外道的詐騙對象，如此非理性的迷信態度，對於藏傳佛教的傳弘反是窒礙。

某些學佛弟子對於所謂的「上師」太過於盲從，胡亂聽信的很多，常常認識不清就一頭栽進去，急著皈依。雖然有修行的上師難得，但弟子也應理解，



我們都是凡人，未成佛前，一定仍有或多或少的些微貪慾，許多弟子正是因為「貪」而出了事。

「貪」些什麼？貪求師父的加持，貪求快速成就，貪求方便偷懶的修行路徑，更貪求師父有別於其他弟子，而對自己特別關愛的眼神與照護……如法的修行不應如此。又比如金錢供養、燃香點燈，並非因為佛陀需要眾生點燈、捐獻後才願意給予加持，佛菩薩歡喜的是眾生對於佛法的希求心。簡單地說，就是對於佛的信心，對於獲得正法的渴望，那些供養的外在行為，總的來說，都是眾生虔敬心的表現形式，將自己對佛法的信仰與嚮往尋求解脫的內在意圖具體行動化。

除了《了凡四訓》中有所謂「千金為半，二文為滿。」的典故譬喻，佛經上也曾以乞丐誠心隨喜，大於國王準備豐盛供品的功德故事，強調動機、發心的重要性。就現實的觀點考量，若只跟弟子訓誡誠心就好，供養大小不重要，就現在的

社會世道來說，雖然佛教的寺院道場也就不容易維持，弟子相對會比較少，或有信眾就認為這樣有礙佛行事業的推展，但這未嘗不是遏止供養世俗化，商業行為滲入宗教造成惡性循環的好方法！無論如何，若有人堅持「密宗是依人不依法」的理論，肯定是不如法。

「四依法」所講的「依法不依人」是修習佛法的前提，是佛陀親口所宣說，確保佛教不被「人」的問題扭曲、利用的一項判斷準則。因為上師除了幫信徒皈依、教導佛法，更是代表觀修「上師相應法」時，眾多往昔上師的總集，而非只是框限於自己眼前的上師而已。

修行的高低與否，並非能有數據或任何量表可以呈現，就佛教來說，眾生都無法作為仲裁者來評斷他人的業報禍福。若再三仔細觀察後，發現親近的上師明顯地言行不如法，甚至違背了戒律，佛弟子反而更要理性地在心底思維，就事論

事地注意自己領受的教法內容是否無誤而未受扭曲，並將過患行為引以為戒，切莫「談是非、聊八卦」，以詆毀、誇大、渲染的攻訐姿態，到處散播上師不如法的醜聞，不論有無惡意，這對自己的修持反而是有妨礙。能夠在「不破壞佛教、不意圖使人對佛法信心退卻」的前提下，嚴肅、委婉地告誡他人「皈依前應當審慎觀察上師」等觀念的重要，反倒是好的。「佛、法、僧」三寶中如此重視「僧」的傳承，即是末法時代的我們無法親見佛陀，必須依靠領受佛陀教法、延續祖師法脈的出家持戒弟子指導。「皈依僧」的皈依是種泛稱，泛指所有傳承自佛陀清淨言教的僧眾，均是佛子能夠依止且需要敬重的。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認識藏傳佛教〉一文中曾開示：「早期的密宗非常講究守密，之所以要守密，不是因為密宗有什麼問題。密宗不會有什麼問題，它是

非常正確、殊勝的修法，然而，它用的某些方法，卻是普通人看不慣的，所以很多不了解的人會有誤會、甚至邪見。一旦產生邪見，就會有罪過。密宗的上師們不願看到這種結果，因此才要求守密。可是，目前密宗的守密工作卻並沒有抓好——除了一些具體的修法和訣竅仍隱藏在成就的上師們心裡，其他的書籍、佛像已經公開了。以前密宗的有些佛像根本不能打開，每個唐卡上面都覆蓋一塊布。若是要求非常嚴格的唐卡，沒有灌過頂或非修行人永遠不能打開。」

仁波切認為，作為密乘弟子，的確有必要了解這些情況，對待密宗的佛像，不能根據外表胡亂猜測。實際上，每尊佛像的任何一個具體細節，都有內、外、密三種意義，這些細節顯示了整個佛教的慈悲和智慧。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輕易評價任何一種佛教的修法或教派，這是佛教弟子應該堅守的重要原則！

伍、結 論

有些門外漢會覺得藏傳佛教的儀軌、名相錯綜複雜，各個教派之間，互相辯論品評，似乎難以達成共識。究其原因，儘管每一個教派之間，存在著細節上的一些差別，但從本質上講，彼此的修法與關鍵的見解完全一致，這一點各大教派皆如是說。藏傳各教派僅僅是各傳教上師的實踐和引導弟子的傳承不同而逐步形成了不同名稱的派別而已。其根本教義是一致的，都是傳承自釋迦牟尼的教法。無論大乘、小乘還是金剛乘，各教派間的差異，只是專門研究佛教的學者，

其論證觀點的不同罷了，並不表示佛教內部有衝突矛盾。透過辯證、爭論，佛教才有了今天百花並陳的蓬勃發展。無論佛教的那一派，一旦教義上有所質疑或需要勘驗時，即便一字之差，都得從佛經或印度佛教大德的著述中尋求正解。求同存異的理念如同過濾一般，能使教證、理證，教義、修法逐步趨於完善。假如沒有異議，思想會停滯空泛，反而容易墮入執迷。正是因為有了辯論，佛法的教理才愈顯璀璨光明，才使南傳、漢傳、藏傳佛教各自將佛陀的密意，表述展現得淋漓盡致、盡善盡美。☉

附錄：喇嘛分類公式簡表

〔符號V〕：等於 〔≠〕：不一定等於 〔X〕：不是

	喇嘛	祖古活佛	仁波切	堪布	格西	阿闍梨	西藏出家人	西藏在家人
喇嘛		≠	≠	≠	≠	≠	≠	≠
祖古、活佛	V		V	≠	≠	≠	≠	≠
仁波切	V	≠		≠	≠	≠	≠	≠
堪布	V	≠	≠		≠	≠	V	X
格西	V	≠	≠	V		≠	≠	≠
阿闍梨	V	≠	≠	≠	≠		≠	≠
阿克、扎巴 阿尼、覺姆	V	≠	≠	≠	≠	≠	V	X

引自原人《雪域宅男·喇嘛七十二變》

尋找晨曦學社久違的學長及師長們

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八日台灣大學成立了晨曦社。遙想當年郭森滿、劉勝欽、張泰隆等學長在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師的輔導下，創立台灣第一個大專佛學社團，之後國內各大學院校群起效法，陸續成立佛學社團，掀起了大專學生學佛的熱潮。五十年匆匆而過，當年的學佛青年隨著畢業而各奔西東，或出家或以居士身分從事弘法事業，或長年護持佛法不斷，如今台灣佛教各大道場林立，佛法之普遍弘揚已逐漸發揮改變人心的作用，與五十年前社會視學佛為避世、消極之觀念已不可同日而語。物換星移，人事更迭，晨曦社雖也示現生滅變異，然而智慧的燈炬仍持續傳承、燃燒著。

晨曦學社暨晨曦校友會為慶祝此一深具意義的日子，謹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起，在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集思會議中心舉行社慶活動，誠摯邀請關心晨曦社的大德與長老們共同參與盛會。我們更以歡喜的心情，迎接曾經在晨曦社的活動中感動過、開心過的學長們，回娘家與大家分享畢業後學佛或生活的點滴。

相關資訊請參閱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社慶專屬網站 <http://ntusunrise50.blogspot.com/> 或洽 (02) 28166857、0932-922658陳肇璧、0935-594949曾斐卿。

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社慶籌備委員會 敬邀

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社慶活動時程表

日期：99年4月10日（星期六）

地點：台大第二活動中心B1集思會議中心（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

（捷運新店線公館站2號出口，往基隆路方向步行約3分鐘）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 備註
09:00~09:20	報到	B1集思會議中心亞歷山大廳前
09:20~10:30	開幕暨主題演講 開幕相見歡（40分鐘） 主題演講（30分鐘）：慧開法師	蘇格拉底廳 / 主持人：王昱力社長
10:30~10:50	茶敘	
10:50~12:10	學術研討會	蘇格拉底廳 / 主持人：慧開法師
12:10~13:30	午餐	亞歷山大廳、蘇格拉底廳
13:30~14:00	晨曦故事多：回顧影片，社友說故事	蘇格拉底廳
14:00~15:20	相遇在菩提道上	蘇格拉底廳 / 主持人：陳昭義學長
15:20~15:40	茶敘	
15:40~16:20	淨修捷要（禮拜念佛）	亞歷山大廳 / 主持人：謝清佳教授 （晨曦學社指導老師）
16:30~17:00	無盡燈（晨曦人傳統）	蘇格拉底廳 / 主持人：王昱力社長
17:00~	會後大合照暨校園自由行	自由參加
18:00~	聚餐	自由報名參加

敬賀台大晨曦學社 五十週年社慶

◆ 莊南田

慧炬機構董事長

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八日，台灣大學的學生，在慧炬雜誌社創辦人——周宣德居士鼓勵輔導下，成立以研究佛學為宗旨的社團——晨曦學社，成為國內高等學府首創的佛學社團。今年適逢五十週年之慶，可欣可賀，尤以慧炬雜誌是周宣德居士為鼓勵、推動以晨曦學社為首，掀起的大專青年佛學運動而創設，與晨曦學社因緣最深。在此，南田謹代表慧炬雜誌社，對晨曦學社及所有之社友，敬致最誠摯祝賀。

周宣德居士於民國四十年代，因見佛教式微，以此精深之哲理、高明之教義，鮮為人知，竟被鄙視為愚夫愚婦迷信膜拜之俗

教，遂發願引導知識青年學佛，認為佛教之復興，非與知識分子結合不為功，以淨化人心為己任，安定社會為職志，竭慮殫精，奮力以赴，致力於弘揚佛法之事業；於四十七年景印《佛說八大人覺經》，贈送國內大專學生研讀並徵求讀後心得，鼓勵撰寫佛學論文，台大有多位學生為文響應，並與周居士結緣。在周居士熱心啟導、鼓勵下，乃有張泰隆、郭森滿、劉勝欽、范進福、陳榮基等同學，發起創立以研究佛學為宗旨的晨曦學社，於四十九年四月八日正式成立，成為國內大專學校第一個成立之佛學社團，首開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風氣。其他大專學校聞風興起，競相倣效，





在周居士輔導下，紛紛繼起成立佛學社團。不出數年，師大、政大、中興大學等幾十所學校先後成立，在七十六年高峰期，據統計全國共有九十七所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社員人數累計超過十萬人以上，研讀佛學如風起雲湧，蔚成國人所艷稱之「大專青年佛學運動」。法鼓山開創者聖嚴大師曾稱讚此為「中國佛教近代史上，應予大書一筆之勝事」，佛教居士界大德周邦道教授曾讚稱此一勝事為「興學以來教育史上得未曾有，猗歟盛哉，是可以大書特書者矣！」五十年前開始的知識青年研究佛學風氣，從此勃然而起，蔚然而興。當大量受過佛學薰陶之知識分子走入社會，影響擴大，經年累月，逐漸改變了整個社會佛教信仰的生態，廣大的精英分子，投入信仰，實踐佛道。佛教界元老、壽登期頤的悟明長老

在八十三年一月七日應邀出席慧炬機構主辦、慈濟功德會協辦之「佛教社會福利與現代社會」的國際研討會上致詞，曾指出當年大專青年佛學運動，實為奠定今日佛教興盛之基礎，因而公開讚揚周宣德居士深具前瞻之眼光，早在民國四十七年，開始致力推動大專青年研究佛學之功德，足證五十年前開始之大專知識青年研究佛學之運動，影響至為深遠。

晨曦學社是周宣德居士鼓勵輔導下，第一個成立之大專佛學社團，在整個佛學運動中發揮起頭帶動之作用，成為開路先鋒；自創社以來歷屆社員遍及各學院，人才濟濟，表現亦最傑出，成為其他各院校之模範表率。周居士曾先後指出「台大晨曦學社無疑是第一道衝破昏暗的光芒，為這一代青年自覺、覺他的偉大行動，開創了無比的生機」、「晨曦學社的創立光芒



四射，影響所及，各大專院校聞風興起，紛紛組織學社，使佛學在高等學府內，有計畫地逐步發展」，「晨曦學社成立後，影響所及，在大專院校中引發了學佛的熱潮，蔚成了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這可說是晨曦社友首先倡導之功」。由周居士這些肯定的文辭，足以說明晨曦學社在整個佛學運動，確實居於領導之地位，而最具影響力；而其佛學活動的表現，亦認真積極、精采出色，熱心傑出的社員更不計其數。周居士曾特加稱讚：「在全國數十佛學社團中，晨曦學社的成就與表現最為優異。」凡此均足以顯示晨曦學社，具有光榮的歷史，令人讚歎！在此迎向五十週年社慶之日，欣喜、祝福之念，油然而生，大家共同來為晨曦學社五十週年慶生。

慧炬雜誌社之創立，伴隨著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的生長、活動，長期以來以鼓勵知

識青年學佛，提供獎學、佛學指導、論文發表的園地，與大專院校佛學運動的共同努力息息相關，至明年亦將屆滿五十年。五十年來有關晨曦學社之活動，慧炬雜誌有著完整的紀錄，晨曦社友發表的佛學論文，相信也都可以在慧炬雜誌找到；晨曦社友畢業後，在社會各個領域，無論是海內外，都表現傑出，成就不凡；且歷年以來，對慧炬雜誌社之支持、贊助亦最大，這也是慧炬雜誌社深深感謝的。具有五十年光榮歷史的晨曦學社，又擁有最多傑出的晨曦校友，雖然近年來歷經時移勢遷的轉折，不若往日活躍，深信仍然最值得大家珍惜，晨曦學社亦將永保光榮。在晨曦社慶五十週年來臨之際，願大家珍視這一段歷史，感恩懷念，祝福未來再創光輝的一頁。🕉



追憶五十年前 創立台大晨曦學社之歷程 ——為台大晨曦學社成立五十週年而作

◆ 郭森滿

晨曦學社首任社長

壹、我的學佛因緣

自童年懂事以來，腦海裡經常浮現「人從何而來，往何而去」的迷惑。為了尋求答案，我經常獨自思索，或求教於父執長輩及學校師長。為了破解心中迷惑，初中時即喜愛接觸人生哲學、宗教方面書籍，喜歡到處聽聞各種講經說法。教堂寺院是中學時期的常去處，遇有基督教的布道大會，或佛教大師的弘法大會，也鮮少缺席。為探求生命意義的究竟，我常跑書局，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書局陳列的宗教、人生哲理書籍不多，淺而易懂的佛學書尤少，當時唯《菩提樹雜誌》對自己認識佛學有頗多助益。家裡信仰一般民間神佛，

因不瞭解佛教，對寺院的宗教儀式甚為排斥，加以法師講經艱澀難懂，佛教通俗開示又難聞，因此較常光顧教理淺顯易懂的基督或天主教堂。

某日，偶然在書局看到《佛教與基督教之比較研究》一書，經翻閱後，心中產生一股莫名之喜悅，從此增強了對佛學的求知興趣。中學時期，我在台南市湛然寺聽慧峰法師講經時，認識了劉勝欽師兄，那時我還在教外徬徨，很早就有佛緣的劉師兄已入佛多年，且很精進，更於課暇時間擔任法師說法時的台語翻譯，少年即常參與弘法活動，精神至為可佩。

在五、六十年前的台灣，整個社會處於貧窮落後、百廢待

學的年代，各地教堂發放美援救濟品，外國傳教士熱心布道景象到處可見。為了吸取社會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教堂多設有英語查經班，當時進出教堂的人多是一些中上階層人士，上教堂被視為時髦高尚之生活方式。反觀當時到寺院走動的人，都是年長老邁的阿伯、阿婆，相形之下，讓人產生錯覺，認為基督或天主教是現代、科學、進步的宗教，佛教是陳舊、迷信、落伍的。影響所及，青壯輩及學生對前者趨之若鶩，對後者則避而遠之。

貳、聽聞正法默默許願

值此氛圍籠罩時期，在我平淡的生命旅程中，出現了一個殊勝因緣——聽到一場影響終生的佛學演講。某日，報載留美佛學專家張澄基博士（任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教授）在台南市湛然寺公開演講的消息。當時因年少好奇，心想擁有堂堂博士頭銜的大學教

授，為何投入當時被一般人認為迷信落後的佛學研究？為何美國大學會開設這種迷信的佛學課程？為一窺究竟，便前往聽講求解疑惑。

聆聽完張教授這場精闢的演講後，可謂如雷貫耳，激起了我身心靈的極大震撼，頓時深感如沐春風、身心舒暢，這不就是多年來在潛意識中所感受、契合，想要追求的真理——佛法。此時也連想到有多少青年學子難有機會聽聞如此淺而易懂的佛法，因而放棄對佛法的追求，斷絕了與佛法的因緣，轉而投向其他宗教的懷抱，自己是何等幸運才能得到佛法的眷顧。當時那種興奮無比之心情，確如佛陀所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如獲至寶般的大感動。聽了演講後，內心深處激盪多日無法平息，於是默默地許下願望：若能順利考上大學，一定要創立佛學社團，經常舉辦活動，邀請專家學者宣



揚佛法，將深奧佛法以淺顯易懂的現代語言，介紹給大專青年學子，分享效法偉大覺者——佛陀之言行，進而普被社會各階層，早日淨化人間世界。

參、創社之事蠢蠢欲動

為實踐上述願望，一方面在大學時期，邀同劉勝欽、張泰隆二兄共創台大晨曦學社；另一方面於一九九一年間，與龔顯榮師兄及多位熱心佛教弘法之好友，共同於台南市成立財務完全獨立的「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成為弘揚佛法之公開性平台，協助周宣德居士所創辦之台北慧炬機構，輔導、獎助南部大專佛學社團活動，舉辦禪修班、講經班、經典研討會；並與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合作，每月定期舉辦佛學講座，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以現代語言為一般社會大眾介紹佛法，二十年如一日，持續迄今，未曾間斷。其間常有民眾

因聽聞演講而啟信，欲進階修持，經予推介至正信道場進修者多件。依據多年觀察，公開性之弘法平台於現今社會確有其存在價值與需要性，一則提供居士專家學者發表研究心得之舞台，亦可讓初期不喜愛宗教儀式之民眾有接受佛法的機會，當他們對佛法深入瞭解後，即可輕易轉進寺院道場，接受宗教儀式的修持。

一九五七年（46年），我考進了台大法律系，湊巧與勝欽兄同班。此時我對佛學社的創辦蠢蠢欲動，惟在五、六十年代的台灣社會，人們連呼吸都感到不自由，即使睡夢中說錯話，也有可能被抓坐牢的白色恐怖時代，社團集會活動是被嚴格管制監視的，在校園裡更不待言，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氛圍，心想還是稍安勿躁，暫且壓住成立佛學社團之念頭，留待日後伺機再議。雖然如此，創社之事仍不時牽掛於心，並經常注意校園社團活動

狀況，甚至在大一下時，加入台大學生代聯會幹部群服務，以吸取社團之實際運作經驗。因恐被譏為癡人夢語、不切實際之笑談，在我內心深處醞釀已久的創社構想，直至大一結束時尚未告知任何人。

進入大學二年級，由於課程多在法學院，因而從校總區附近的第一宿舍，遷至相距有二、三十分車程的徐州路第四宿舍。為深入瞭解校內各類社團屬性及內容，新學期一開始，就去校總區訓導處（今改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請教成立學生社團的相關事宜，並索取學校現有社團名單、簡介、資料。當時我發現學生社團幾乎清一色屬於育樂性質的社團，諸如國劇社、話劇社、健言社、合唱團、管弦樂團、舞蹈社、吉他社、口琴社、踏青社、國術社、劍道社、籃球社、乒乓社、足球社、登山社、柔道社、拳擊社等等皆是，而學術性研究社團似乎沒

有，也許是當局顧忌學生思想多易滋事吧！當時曾就成立學術研究社團之構想，試探性的請教承辦人員，得到了面有難色的回應：「未曾接過這類社團的申請，也不知上級意思，可提出申請試試看吧！」聞及此，不免預想到未來佛學社團的籌備，必將面臨一段艱辛漫長的路。一九五九年（48年）初，經勝欽兄介紹，認識了藥學系的張泰隆同學，由於相見言談投合，又有佛緣牽引，後來我們三人成了至友之交，三足鼎立共創台大晨曦社。

肆、創社之行動年

自從認識泰隆兄後，三人即經常拜訪周宣德老師，討教佛法及人生道理，周老師總是以誨人不倦的精神，知無不言、傾囊相授，如己子般無微不至的關懷、愛護我們。經無數次的長談相處，深深感受到周老師人格崇高偉大，他確是一位



言行無瑕、樂善好施、捨身弘法的長者，是我畢生最敬仰的典範。經云「人成即佛成」，周老師是一代完人，也是菩薩行者。我們跟周老師之間除了佛學課程外，已至無所不談的密切程度。

一九五九年（48年）三月某日，勝欽、泰隆二兄與我相約晉見周老師，我頓時想起久藏於懷的創社構想，付諸實踐的時機已刻不容緩，遂預定於當晚向周老師報告；行前即先告知張、劉二兄徵詢高見，他倆獲悉後亦甚表贊同支持。當晚周老師周詳垂詢計畫之細節，審慎考慮後，即刻讚許肯定，並積極鼓勵，再三敦促我們著手進行。離開周老師住的「淨廬」，回到宿舍，想著創社計畫即將付諸行動，因而整夜未眠，一方面從未想到癡人夢語之創社構想，竟獲劉、張二位師兄大力支持認同，一方面又蒙周老師讚許肯定，真令我喜出望外。由於師友的鼎力加持，讓我對未來創社工作充滿了自信，誓

以「創社必成」為己任，排除萬難，全力以赴。

隔日一早，我迫不及待直奔校總區，到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索取社團成立申請辦法及申請表格。為了方便以公車往返法學院宿舍至校總區，特別買了一張可供六十次來回的公車月票，專為社團長期揚塵奔走做準備。依照學校社團成立辦法規定，新社團創設項目必備發起人簽名二十位，章程訂定內容則含社團名稱、宗旨、幹部產生、社團組織及運作等項目。關於社團名稱，經我們三人討論後，定名為「台大慈光學社」（後更名為晨曦學社）。至於發起人部分，依我的構想，希望發起人能涵蓋全校六個學院的同學參與，以象徵慈光學社是全校性的社團。為廣招台大文、理、工、農、醫、法六個學院志同道合者，共同參與慈光行列，我與勝欽兄到校總區各角落遍貼海報，廣徵人才，可惜四、五十年代的學風保守，對佛學尤其陌生，興趣缺缺，前來簽名

者寥寥可數。記憶所及者，文學院有李永熾，農學院有鄭武燦，醫學院有張泰隆、陳榮基、范進福，法學院有陳玉璽、劉勝欽和我。因人數不足，雖然找班上同學或宿舍室友幾個人簽名湊數是輕而易舉，但為顧及各學院代表性，促使晨曦社成為全校性社團之形象，於是再次招兵買馬，找到農學院孫明賢、陳詩經，文學院許登源。因當時沒手機，電話少，連絡難，找一個人有時要走幾趟，花上幾天工夫，欲達成涵蓋各學院代表性之構想實有困難。權宜之計，不足名額只得尋找同宿舍或熟識同學理念較接近者幫忙，如陳銘堂、張信雄、林永發、曾國政、張富美、張漢清、林月、黃深溝、戴森雄、吳英哲等人（上述發起人姓名與范進福兄五十四年編著「晨曦學社社史」所載略有出入，待考）。關於宗旨部分，第一句原以「以研究佛陀學說」申請，經學校訓導處指出其宗教意味濃須更改，後修正為「以研究佛學學說」。

另外，依社團成立申請辦法，雖未規定需要「贊助人」、「顧問」，惟考慮邀請具有學術資望之師長為贊助人，並列名於申請書上，予人有「慎重其事及具說服力」之觀感。因此經周老師推薦，勝欽兄偕同我拜訪了農學院李添春教授，及文學院哲學系主任洪耀勳教授，與周宣德老師同列為本社贊助人。順此提一插曲，勝欽兄與我在未經周老師指導前，即異想天開，自以為若能邀請沈剛伯教授（當時文學院院長）為贊助人，列名於申請書上，或更有分量及說服力。遂於某日相偕前往沈剛伯院長府上拜訪，雖經說明來意，惜未獲得認同。經此一事，更覺周老師對我們有如褓姆般的重要，凡事未先請教他就容易出差錯。現在憶起周老師，讓我們無限懷念，他確是我們的人生導師。

經過了將近三個月的忙碌，日間上課，夜晚騎單車至各宿舍尋訪發起人，或與勝欽兄搭公車，拜訪相關教授面邀



擔任本社創社贊助人，因通訊、交通均不發達，尋訪朋友頗費周章，這二、三個月的夜晚外出居多。直至一九五九年五月底才備妥創社所需資料，向校方正式提出申請。當時面詢承辦人員何時可獲准成立，得到的答案是：「很少有這類性質社團的申請，會依程序送上級裁示，一有結果會通知你們……」之後就靜待校方的通知。至大二下學期期末考後的元月下旬，再往校總區查詢結果，答覆是「還在研究」。如此，結束了大學第二學年。

伍、錢校長之明智決定並「約法三章」

時間很快到了九月，開學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往校總區探詢創社下文，沒想到還是得到「在研究中」的回應。心想應採緊迫盯人之作法，讓承辦人員隨時掛意此事，可能辦事效率會較快。於是決定每

週去查詢一、二次，至九月下旬，承辦人員果然開始顯得過意不去，回答「近幾天較忙，很快就幫你轉呈上去」；又過一句，答覆「已轉上去，但是上級還在研究中」；過半個月又答「組長出差，等幾天回來再催他」；又過兩週，終於送至訓導長處。時至十二月初，巧遇訓導長本人，他說「已呈送校長秘書處」。又一週，再趕往探詢校長秘書，說「二天前已呈報校長，校長正在辦公室，可以立即引見」，於是在經過一波三折，心無預警準備情況下，終於進了校長室晉見錢思亮校長。當時錢校長非常客氣的擱下手邊公文，引我至會客室，垂詢有關創社的動機、計畫如何運作，和我的信仰等等。他剴切地表示，歷來很多大學問家，例如胡適之先生，從沒有組織社團，或參加任何佛學研究的組織，但他研究佛學的成就是眾所皆知的。你們對佛學有興趣，可自行研

究豈不更能專注深入嗎？我向校長說明組織社團可讓志同道合者集聚一堂、觸類旁通，提出研究心得互相切磋討論，真理會愈辯愈明，遇有疑難可邀請專家名師釋疑解惑，較獨自研究收效會更大。他專注的聽我陳述並頻頻地點頭，看似略有所感，但稍一會兒，還是重申他的看法，再度勸我打消創社的念頭。經我一再的說明，再三懇求校長幫忙成全，片刻後他回應：「讓我再研究看看。」就結束了與校長首次的拉鋸式對話。（事後我猜測：錢校長是延續傅斯年校長當年維護前北大後台大的自由學風傳承，崇尚學術自由，又顧及眼前的時空背景，導致一時無法抉擇，須作長思。）

一九六〇年一月某日，接到校方來函，校長要約見申請成立慈光學社的負責同學。我請勝欽兄陪同赴校總區晉見校長。或許錢校長約見我們以前，已針對本社申請成立准否問題

經過審慎評估做了決定，當天接見時即胸有成竹地說：「你們既然對於成立學社念頭如此堅定，那我就尊重你們，但是希望你们遵守三項約定，首先是學社的名稱須更改，因「慈光」二字的宗教意味太濃。其次，禁止出家人進入校園演講或參與活動，因如此一來，神父、牧師都爭相到校內傳教，校園就不得平靜。再者，成立後社團不准有宗教儀式或宗教意味的活動。這些約定是為了維護校園讀書研究環境的安寧，以及維持學校對宗教的中立態度，希望你们配合……」聽了校長的這一席話，我們滿懷感恩，聲聲道是、道謝。回宿舍途中，想著校長剛才的談話，感恩、感動之心不由得濕了眼眶，想著錢校長身為台灣最高學府的大家長，在關鍵時刻，他展現了「維護校園自主、崇尚學術自由」的氣魄，堅持了自古以來讀書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風骨，讓後人無限的



追思感念。忝為台大學生亦感與有榮焉！錢校長此一明智決策，使晨曦學社順利誕生，讓以後代代的台大學生，以及全國大專青年有機會接觸聽聞佛法，共享法益，飲水思源，錢思亮校長確是功不可沒。

陸、周宣德老師捨身弘法的偉大精神感召力

回宿舍後，當晚勝欽兄和我急著拜訪周老師，向他報告與錢校長交談的經過與結論，分享晨曦社即將誕生的喜訊。話說周老師，自從拜識之後，他對泰隆兄、勝欽兄和我三人，不論在學佛上、在學校生活上，可謂關懷備至，對創社計畫之推動，比我們更積極，每次見面總是詳細垂詢創社進度，面授各種因應機宜。當我曠日廢時奔走，卻不見成果而沮喪氣餒時，他總是為我打氣、鼓勵。周師母也經常準備素食大餐為我們加菜加油。兩位老

人家對青年人的殷切期盼、有所付託，使我們油然而生「使命必達」的責任感。每當看到周老師廢寢忘食、出錢出力，為慧炬雜誌出刊扮演撰文、審稿、校對、編輯、送印等身兼數職的獨角戲）而賣命，為大專青年審閱大量徵文至深夜，尚且挑燈夜戰、不肯罷休之情景，更讓我們心疼難過而自覺責無旁貸，務必完成其付託，絕不可辜負其期盼。每思及此，為創社奔波的汗水滋味也就覺得甘之若飴。周老師捨身弘法精神的感召力確實偉大。

柒、台大晨曦學社正式成立

與周老師見面隔日，張、劉二兄與我為慈光學社更名一事，煞費周章，商討許久，斟酌再三，最後由劉兄提出「晨曦」新名，經三人同意而定案。當天即修文專程前往校總區訓導處課外活動組，遞件轉呈校長批示。



■ 民國四十九年，周宣德居士應邀於晨曦學社專題演講
右立者為首任社長郭森滿

至一九六〇年三月中旬，接獲了校方來函，略稱：「同意晨曦學社依社團成立申請辦法規定先行籌備成立之各項事宜，俟籌備手續符合規定即准予成立。」所稱籌備事宜包括一、公開徵求社員；二、擇期召開成立社員大會；三、由出席社員通過擬定之章程；四、選舉正副社長；五、由社長遴選幹部若干名等。接到學校准予籌備通知函後，即決定於同年四月十九日舉行晨曦學社成立籌備大會（亦稱成立大會）。關於晨曦學社之成立日期，選定為四月八日佛誕當日是我們

三人早有之共識。因接獲校方核准日期與佛誕節四月八日迫近，無法如期完成各項籌備工作，故將籌備大會延至四月十九日舉行。至於本社生日仍定為四月八日，與佛誕節同日，有慶祝佛誕節與晨曦學社週年慶之雙重意義。成

立籌備大會前一個月，我們三人分工合作著手籌備，張兄負責寫徵求會員之海報，劉兄負責至全校各處張貼，我則尋訪社友遴選幹部。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是全體晨曦社員幾年來最關心、最期待的日子，我們定在當晚七時三十分，假台大校總區臨時教室正式召開第一次社員大會，約有八十名社友出席，應邀到場貴賓有哲學系主任洪耀勳教授、農經系李添春教授，和大專學佛青年導師周宣德教授等人。由我擔任臨時主席，首先請勝欽兄報告本社籌備經



過，並逐一討論通過，並修正原擬定之章程；繼請貴賓洪、李、周三位教授分別致詞，再由與會社員選舉首屆正、副社長。票選結果由我和勝欽兄當選正、副社長。會中，我正式敦聘洪耀勳、李添春、周宣德等三位教授為本社顧問，經全體出席社員熱烈鼓掌通過。摸彩餘興節目之後，第一次社員大會於當晚十時圓滿結束。次日即將成立大會之會議成果，包括召開日期、地點，通過本社章程，推選正副社長結果及幹部人選等資料彙集呈報校方。不多久即接到校方寄發的「核准晨曦學社成立通知書」。台大晨曦學社於焉正式成立，開始逐步展開各項活動。

捌、積極展開各項社務活動

晨曦學社正式成立後，即於四月廿五日召開第一次社務委員會，商討有關工作計畫。會中有兩項重要決議：首先是定期

舉辦演講及郊遊；其次為籌設巡迴圖書部，提供佛書給社員研讀。五月十九日，本社假校總區臨八教室舉辦第一次學術演講，恭請本社顧問周宣德教授主講，講題是「佛學簡介」，到場聽眾包括社員、非社員極為踴躍。周顧問學識豐富，辯才無礙，且具備圖表說明，聽眾讚賞不已，獲益良多。五月廿九日，本社在周宣德、李添春二位顧問鼎力協助下，首次舉辦郊遊，免費招待全體社員，遊覽近郊中和圓通寺、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等名勝，同時邀請政大、師大、法商（今台北大）、工專（今台北科大）等院校熱心學佛四十多位同學參加，全體遊伴達二百餘人。同時亦恭請師大巴壺天教授、警官校張廷榮教授、台大李添春教授、軍法官唐湘清居士、工專吳居徹老師參與，真是盛況空前。一行人分乘五輛專車出發，沿途除遊覽外，分別邀請隨團教授開示佛法，如巴壺天教授講「禪趣詩」、張廷榮教授講「三個受

用三種書」、李添春教授講「宗教本質與佛教」、唐湘清居士講「佛教的基礎」、吳居徹老師教唱佛教歌曲，讓全體參與同學普沾法喜，不虛此行。

一九六〇年九月開學，本社循例向學校登記，公開徵求新社員。十月八日，本社與師大中道學社聯名向社會公開徵求贈閱佛書，獲社會人士熱烈迴響，陸續收到大批贈書。因顧及籌設「巡迴圖書部」有實際運作困難，經決定後即將所有贈書整理，轉送本校圖書總館保存，以備社員及其他有興趣同學借閱。

玖、正副社長改選由新人接棒

轉瞬間，進入大學四年級，為求本社慧命能永續發展，十月十五日假校總區臨時教室舉行社員大會，大會由筆者主持，依序報告本社上學期活動情形，及本學期工作計畫後，即進行正副社長改選。結

果由服務熱心的法律系大三同學張信雄、林永發二位當選為第二任正、副社長。鑒於與會者多係新社員，乃請劉勝欽副社長將佛學常識做簡單扼要的介紹，大會至當晚十時圓滿結束。自社務交由新人接棒後，關心晨曦社動態已成為我的習慣，甚至畢業離校後，遇有本社週年慶活動總是聞風必到。

據我觀察，自我畢業後的五、六年間，晨曦社的發展最為迅速，活動種類多元且內容充實，諸如大型演講會每月一兩次，禪修班、佛學研討會每週各一次，佛歌教唱、佛學演講比賽、郊遊或探訪名剎高僧若干次等等，活動節目琳琅滿目，生動精彩，可圈可點。諸此活動得力於當時許多熱心社友的奉獻，其中以范進福同學持續多年奉獻，居功最大。進福兄是創社發起人之一，與張泰隆兄同是早年周老師舉辦徵文活動入選之佼佼者。他就讀醫學系七年期間，參與社務工



作三、四年，皆居幕後，默默付出，學社多項活動之設計、規畫、推動多出自其手。例如，數十年來每逢社慶沿用之「無盡燈傳承節目」即其首創設計，他所規畫之晨曦社活動模式，成為歷屆後繼者之借鏡和效法，對於晨曦社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拾、感恩歷年來對於「晨曦學社」創立及成長過程之貢獻者

追憶五十年前的往事，難免掛一而漏萬，惟晨曦社與我關係密不可分，創社過程之點點滴滴，除日期的精準度較難確認外，其他情節則記憶猶新，歷歷如繪。佛說「萬物因緣生」一語，證諸吾人日常生活莫不事事應驗，即以晨曦創社歷程為例亦復如是。當年筆者年少，對宗教徬徨苦惱，不知所措時，巧聞佛學大師張澄基博士的一席演講，激起了我對佛學的求知欲與嚮

往，引燃了將來上大學後的創社構想與決心。高中時去台南市湛然寺聽經而巧遇勝欽兄，上大學又與勝欽兄同班，更依此緣認識張泰隆兄、拜識周老師；因受周老師言行、人格之精神感召而傾訴了我的創社構想；創社構想幸獲泰隆、勝欽二兄之共鳴、周老師之重視鼓勵與全力支持而得能成就。雖然周老師在各種場合一再強調「台大晨曦學社是台大學生自動自發創立的佛學社團」，但不可諱言，若沒有周老師隨時的開導鼓勵鞭策、積極推動、及其令人感動的捨身弘法精神，晚學因創社屢遭挫折沮喪，一度萌生放棄念頭的創社之路，必定更艱辛難走，甚至夭折，半途而廢。即使勉強完成創社，若欠缺周老師全方位的支援，包括精神指導、廣泛人脈，以及慧炬的豐沛資源，成立後的晨曦社可能也是庸碌無作為之社團，對社會將毫無貢獻可言。再說，若未認識張、劉二兄與我形成三人鼎立之力量，相互砥礪，通力合作，創

社之路也將孤掌難鳴，可能付之東流。又在當年時空背景下，若未得錢思亮校長勇於任事成全，晨曦創社也將成泡影。因有上述種種因緣相牽、相引、相聚合，才促成晨曦學社的順利誕生，諸此善因、善緣之如此聚足，實全仰賴佛菩薩牽引、保佑，有以致之。阿彌陀佛！

以上僅就筆者記憶所及，與張、劉二兄在周宣德老師指導鼓勵下，創立台大晨曦學社之歷程作扼要敘述。如欲更詳細瞭解晨曦社成立經過及其影響，請參閱張泰隆著「台大晨曦學社創立之機緣紀實」，與劉勝欽著「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一）（二）。☉

尋找生命的法喜

成功人生的新知

健康人生講座
【完全免費·自由入座】

人生發展的關鍵，需憑藉個人能力、興趣、因緣和環境，最重要的是面對現實；若脫離現實，有如將未及長成的樹苗從土地中拔出。幸福生涯有六個因素：如來、隨緣、紀律、單純、興致、宗教。我們如何循此規畫自己的如來生活與生涯，尋找生命中的法喜？邀請您共同聆聽鄭石岩教授的精彩分享。

99年3月27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鄭石岩 教授
（政治大學教育學碩士）

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社
聯絡電話：06-2881677

【預告】

99年4月24日蔡長鈞教授
「美化心靈·揮灑生命」

台大晨曦學社五十週年有感

◆ 王昱力

國立台灣大學
晨曦學社現任社長

諸位學長，阿彌陀佛：

感謝各位學長願意發心，一起成就台大晨曦學社難得的五十週年社慶。距離上次的籌備會已經過兩個多禮拜，天氣也由宜人的秋天慢慢地轉寒，冬神的腳步近了，不知道大家近況如何？除了注意自己身體的保暖，小心別感冒，使他人多一分牽掛，也多多關心身旁的伙伴、家人，不論是一句簡單的祝福，或者是一個大大的擁抱，一定會帶給親友甜甜的溫暖。

藉著本週末舉辦的校友會活動，各節目的負責人可以把對活動進行方式的構想提出來，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彼此的討論，總是能夠激發出許多更優秀、更有創意的點子，更何況諸位學長並非平庸的皮匠，而是萬中選一，精挑細選過後的善知識呀。不論日後的人生是否順心如意，或是遇到低潮，至少末學相信，我們一定能夠齊心協力將這次的社慶，辦得盛大隆重，成為參與者記憶中，值得被提取出來細細品味的美好回憶。

關於學社的社慶，末學覺得它的意義不單單只是一個慶典。媽媽生我、育我，因此我的生日謂之母難日；晨曦社如母親般開我知見、解我疑惑，因此其歷盡滄桑始降生於台大的日子豈可草草虛度？是何等殊勝因緣才会有晨曦的存在；是何等殊勝的因緣才能在暗夜過後、曙光乍現的晨曦中相會，徜徉於佛法的大光明與大安樂！吾人應該生大慶慰，作難遭遇想啊！

祖師曾說：「過去無量劫中，我們都在諸佛座下一同修習佛法，在未來的每一刻，我們也將在諸佛座下同圓種智、共證菩提。」晨曦學社

就像一盞明燈，如同慈悲的諸佛菩薩，在紛紛擾擾的大學生活中，提供我們一座溫暖的避風港，指引人生的方向，指引我們為何來到這個世界的原因。

過去，我們曾流連在晨曦社裡互相切磋、學習，探討宇宙中易行難信的微妙法門，彷彿出了棲風谷的大門後，再也找不著這一群知己。現在，藉由社慶這難得的因緣，是否能夠把畢業後各奔東西，當年一起研討，一同精進的伙伴找回來，重溫舊夢？給自己及大夥兒一天的時間，放下世間的繁忙，進入久違的棲風谷，和當年身旁的同伴，認真回顧這些年來改變的點滴，是否真如《八大人覺經》中所說的「漸離生死」，抑或是《寶王懺》所言「順生死流，赴業障海」的境遇。

唯願這次籌辦社慶的過程，縱使像雲霄飛車一樣，百轉千迴，但其結果終將圓滿。承蒙佛力護佑，參與其中的學長在世出世法上，一定能夠有更深的體會。

祝福一切有情清心自在、福慧圓滿，願所有眾生的菩提心，已發心者令其增長，未發心者令生善根。🙏

九十九學年度

法鼓佛教學院招生

資格 | 出家眾學雜費等全免；在家眾學費亦免，僅收雜費七千元(不含學生團保、住宿及網路資訊費)；清寒者可再減免雜費。

地點 | 20842台北縣金山鄉西勢湖2-6號(法鼓佛教學院)

電話 | (02) 2498-0707轉2372(碩士班)、2242(學士班)

傳真 | (02) 2408-2492(教務組)

信箱 | aa@ddbc.edu.tw ; bdu@ddbc.edu.tw

網址 | <http://www.ddbc.edu.tw/zh/prospectus/>

	學院部	研究所
報名	3月8日 至 4月7日	3月15日 至 3月29日
筆試	4月24日	4月17日
口試	4月25日	4月28日



華嚴專宗學院推廣部招生簡章

一、**辦學宗旨**：引導學員正信佛教，深入華嚴；培養慈悲心，增長智慧；漫遊華藏世界，深刻體會何謂「不讀華嚴不知佛富貴」。

二、**課程特色**：課程將含括華嚴、基礎佛法以及其他莊嚴身心的課程。

華嚴課程：循序漸進，深入淺出，愛上華嚴，就是這麼簡單。

基礎佛法：佛法一點即通，輕鬆、自在、零負擔。

其他莊嚴身心課程：從太極拳的一動周身動，體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以敦煌舞的曼妙優雅，學習展現菩薩的柔軟心；多學會一種語言，就多了一種善巧方便。豐富多元的課程，邀您共享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法界饗宴。

三、**學制**：三個月為一期，每一期上課12週，每週上課2小時。(遇國定假日配合政府休假)

四、**報名須知**：

●**報名日期**：陸續接受報名中，可插班 ●**資格**：具正知見者。

●**報名方式**：◎上網下載報名表 E-mail 報名或親自報名，並詳填報名資料，附2吋照片2張；若無法親自報名，亦可委託親朋好友代理報名。

◎免費公益課程請繳保證金每門課1000元，報名時，請面繳；繳費後全勤者可申請退費，允許缺課3次(含)。開課後報名視為插班生，缺課保證金即不退還，請學員注意。

●**開學日期**：即日起開始上課

●**上課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4號(近捷運板南線忠孝新生站2號出口)

●**結業認證**：結業後，華嚴專宗學院將發給結業證書

五、**師資介紹**：

類別	教授課程	開課日期	星期	時間	講師
佛學課程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 華嚴經導讀	3/9~5/31	二	晚上7:00~9:00	會極法師
	滋潤心靈，善用其心 ~ 淨行品導讀	3/10~5/31	三	晚上7:00~9:00	天緣法師
	發掘自己的能量 ~ 成佛之道	3/12~5/31	五	晚上7:10~9:00	藍吉富老師
	親近佛菩薩的領域 ~ 十方淨土	3/13~5/31	六	早上9:30~11:30	陳士濱老師
語文課程	EASY輕鬆學英語	3/11~5/31	四	晚上7:00~9:00	鄭郁湄老師
才藝課程	身心一如：太極拳	3/8~5/31	一	晚上7:00~8:30	全度法師
	不與疲憊妥協：瑜珈	3/16~5/31	二	下午3:00~4:30	楊容老師
	踩在天國的舞步：敦煌舞	3/11~5/31	四	下午2:30~4:00	呂怡潔老師

六、**聯絡方式**：

網址：<http://www.huayencollege.org> e-mail：study@huayencollege.org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4號(近捷運忠孝新生站2號出口)

電話：02-2321-3319 推廣部 傳真：02-3393-8523

(來電或傳真請於星期一~五上班時間內9:00~17:30)

活動訊息

歡迎海內外讀者提供各地佛教活動訊息，以為廣宣。

傳真：(886)2-2708-5054 信箱：tow.wisdom@msa.hinet.net

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佛學專題講座

時間：3月27日至28日09:00~16:30

上午8:30開放入場

內容：2010年華嚴學術研討會

合辦：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現代佛教學會、大華嚴寺

地點：板橋市文化路二段242號7樓

電話：(02)8252-0103

香海正覺蓮社觀音佛七法會

時間：3月28日至4月3日09:30~15:00

主持：覺光法師

地點：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31號3字樓

電話：(852)2572-2662

信箱：info@buddhist-hhckla.com

網址：<http://www.buddhist-hhckla.com/new/main.html>

圓光佛學院水陸大法會

時間：3月30日至4月5日09:00~16:30

主法：守成長老

地點：圓光佛學院校本部

中壢市月眉里五鄰七十八號

電話：(03)425-6168

網址：<http://www.ykbc.org.tw/>

香港佛教聯合會清明思親法會

時間：4月2至8日

主法：海內外長老大德

地點：銅鑼灣東院道11號佛聯會文化中心

電話：(852)2574-9371

信箱：enquiry@hkbbuddhist.org

網址：<http://www.hkbbuddhist.org/index.html>

佛教蓮花基金會公益講座

內容：遺愛手書教寫—留下無憾之愛

時間：4月1日19:00~21:00

主講：黃澄竹老師／活塵子工作室負責人

對象：不限

地點：蓮花基金會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30號4樓

報名：3月25日截止

電話：(02)2596-1212#33

傳真：(02)2593-3535

認證：全程參與者可獲蓮花基金會教育課程時數證明

伽耶山基金會佛教藝術系列講座

時間：4月4日14:00~17:00

內容：打造人間的佛陀／塑佛對談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36號

主辦：伽耶山基金會、慧青學佛中心

電話：(02)2394-6800 傳真：(02)2322-2837

信箱：yinyi@gaya.org.tw

美國佛教會大覺寺法會

內容：禮拜慈悲三昧水懺

時間：4月4日09:30~16:30

地點：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電話：(718)884-9111 傳真：(718)884-7894

信箱：toe@baus.org

美國佛教會莊嚴寺清明法會

時間：4月4日10:00 開始

地點：2020 Route 301, Carmel, NY 10512

電話：(845)225-1819 傳真：(845)228-4283

信箱：bauscym@aol.com



慧炬申謝

慧炬申謝(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止。除註明者外，單位為新台幣，稱呼從略。)

□捐助慧炬雜誌社

- 300,000元 新聯信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 150,000元 淨成
- 10,000元 章瑞芝
- 4,000元 張瓊珠
- 2,000元 王蘭英、簡素琴
- 1,000元 諸谷蕙、邱慶福
- 800元 林惠慈
- 500元 汪濟平、周麗雲、劉強
- 美金45元 周杏容

□助印慧炬雜誌

- 3,000元 三寶弟子
- 2,000元 林富慈
- 1,000元 汪濟平、蘇美金、何明華、
陳正雄、劉白霞、黃素珍
- 800元 吳文
- 500元 陳奕靜

□捐助慧炬出版社

- 30,000元 葉郭彩月
- 1,000元 菩薩園林精舍
- 44元 三寶弟子

□捐助大學論文徵文獎學金

- 15,000元 葉靜屏
- 10,000元 高永川

□捐助高中職校清寒獎助金

- 15,000元 葉靜屏
- 3,000元 三寶弟子
- 2,000元 陳奕靜、林雅芳
- 1,000元 李勝雄

□助印經書

- 10,000元 林緣
- 4,000元 李芳萱
- 3,000元 涂幸助
- 2,000元 寶克勤
- 1,000元 張蘭英、詹勳富、熊淑珍、
李志浦
- 500元 陳奕靜
- 美金300元 謝秋寶

□捐助中華慧炬佛學會

- 1,000元 余金檯、劉英珠、胡靜雲、
陳怡琴、三寶弟子
- 800元 三寶弟子
- 600元 吳敦
- 200元 許斯傑

迴向

以此功德 消災除厄
增長福壽 心安身健
家庭幸福 社會祥和



佛法基礎課程

解脫人生一切束縛的入門鑰匙

——佛法的基本知識

科技與物質文明一再被開發，但人並未得到相對的滿足；
兩千多年的哲學沉思，也未見心靈得到徹底的解放……
想知道誰被束縛？何物束縛？又該用什麼方法來對治這些束縛嗎？

《佛法的基本知識》將引導您一探心靈的基礎解脫之法

——是初學者、想重新整理生命條理者，不可錯過的一趟正見之旅！

主 講：觀自在蘭若 慧澄法師

時 間：99年3月10日～12月29日 每週三晚上 7:00-9:00

請自備課本：《佛法的基本知識》(日慧法師著／慧炬出版社)

佛法講座 免費課程 歡迎試聽

匆促的腳步、奔流的思緒，
歲月總在紛亂中，一日一日的消逝，
您～何妨暫時放下，在這一秒中，
靜靜傾聽內心的聲音，找回最初歡喜的生命。

本課程將以禪坐為主，
輔以經典裡的禪修教練、個別小參，
帶領大家體會生命的實相，回歸單純的自我。
歡迎新老朋友與我們同行，
一起探尋心靈中最純淨的桃花源。

時 間：99年3月16日～7月13日 每週二晚上 7:00-9:00

地 點：慧炬印光祖師紀念堂（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B1）

報名方式：(02)27075802 ext. 202 / tow.wisdom@msa.hinet.net

慧炬網址：www.towisdom.org.tw

張元隆居士(果靖居士)指導
禪坐共修會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No.549 Mar. 2010

收件人姓名、地址若有異動請洽：(02)27075802
退件請寄：慧炬雜誌社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郵政畫撥：0003484-5 慧炬雜誌社
Web : www.towisdom.org.tw E-mail : tow.wisdom@msa.hinet.net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1121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37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